宗嚴縱觀瀑布之勝飄飄然有御風騎氣想郡
邑守長踵門請質屬道路公輒鍵關以疾辭權
奸敗臺諫羣起推轂公癸未徵補廣東右布政
使濬河役興公簡廉勤吏分曹課督所節費不
貲尋超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閱江防公
念根本重地民賈軍驕漸不可長亟取事關振
刷者條便宜十上之　詔報可長江上下竟公
任無一葦之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
務填浙中公之再蒞浙也雖山川草木莫不習

公色飛者公念浙自兵民叢棘旱澇頻仍地若
疈脫矣至則延見父老咨訪藩臬大僚度不起
凋瘵不已又值歲凶米價翔湧桴鼓晝驚盜萌
礫起公掀髯奮曰廼公奉三尺弟恤饑民詎長
亂民耶趣移檄諸郡邑示諭黔黎多方賑濟諸
無藉惡少蜂屯豕突桀驁法繩之因力請改折
漕綱停減織造以休息困傺一一取中　旨報
可亡何疫癘與死徙相枕藉捐俸糈瘞度二千
有奇他如議常平乞赦賚少可紓民瘼者不憚

反覆疏陳必得請乃已公自撫浙以來朝夕飲
氷寢食俱廢數陳疾乞休不允會颶風起揚沙
拔木蕩析民居而海鹽防海塘堤震壞公悉心
計畫括全省無礙餘金八萬資工費閭閻按堵
若不知有大興巳丑春以防汛出海上忽島夷
盛集余皇將入犯內地公夜召諸將校授以方
略掩擊大破之殺獲千計餘什九溺水中捷聞
上優詔褒賚有加然公自是疾遂亟凱旋臥床
第者五日竟不起　上念公薄伐功特贈兵部
左侍郎給祭葬如例遡年三品未滿考子全蔭
自公始公爲人外剛內和獨持敢任生平慕包
孝肅爲人其介特天性然也讀書恥逐逐章句
留心性命之學閎深博大人不可以涯涘窺居
官歷通顯絕不爲家山庄僅老屋數椽磽田數
項卒之日餘俸百八十金至勇于爲義賙恤困
窮孜孜若不及人謂百餘年來嶺南人物公與
何文裕海忠介爲稱首殆確論也公配楊安人
出文敏公後多淑德後公二月辛子四長萬串

娶博士張袞女先公卒次萬言殤又次萬里國
子生娶觀察陳君烈女繼娶游處士士璉女俱
安人出又次防側室高出女二長適庠生陳奎
章次范有嚴公卒于巳丑三月二十八日距生
嘉靖丙戌得年六十四云往公之貴竹彝節訪
予山庄再信乃別後十三年赴嶺表又期予出
晤留連江介三日餘因極談建安山水勝絕謂
數年後解官歸當掃丈室俟予嗟乎孰謂公竟
不待耶雖然予後死矣異日者歸而善飯浮一
棹武夷之曲拜公墓下以托于延陵之劍固有
日也輒因仲子之請援手志公墓而系以銘
銘曰猗滕落宇自姒麟若若纍纍延七閩公
繩祖武降庚寅排雲掣霧攀龍鱗絃歌聲徹
嶺海氓天曹簡秩超人倫秉鐸三周髦士馴
良知高揭越水瀕建藩陳臬懸朱輪吏肅霜
威民飲醇　帝念三吳灾沴仍簡書特鏖控
江滘載憂兩浙多呻顰量移節鉞驅頑囂鯨
鯢築觀高由旬　璽書三錫來楓宸凱旋飲

至車轔轔鞠躳盡瘁殞星辰　帝聞震悼煥
絲綸豊碑巨碣鑱高旻公死不死眎後人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食正一品俸萬安
朱公墓志銘　代大學士許公

肅皇帝季年河決華山絶沛趨昭陽漕渠受齧
二百餘里餉道阻焉　天子南顧太息咨羣卿
士疇爲我任渠事者僉曰今大司寇朱公其人
也於是朱公改司空視河公至則彭城之郊沮
洳彌望又地當水衝即濬之必復齧庚齧庚濬
費且無巳時亟下令召諸父老徵所見聞對或
云城之東十里而近趾隆阜可渠曩胡公世寧
創議開鑿後盛公應期經始而罷者故迹尚存
河勢紆衝齧所弗及兼道徑易漕復西渠不若
穿東渠便疏入　詔報可而故渠旁居民多賈
人子藉渠爲利流言沸騰　中朝諸年少持空
談和之交難公以勞民殫財幸不可必成之役
上意不能無動　詔給事中何君劼議焉何君
具言舊渠不可復者五而亟宜治新渠議乃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渠穿自南陽折而趨夏村東南距留城百四十二里復疏舊渠起留城南抵境山五十三里渠成而東齊吳楚舳艫五千艘銜尾而至　天子大悅爲歌詩紀之侍臣屬和歷　莊皇帝世渠益修樋石樹隄建閘瀦薛沙諸水於湖徙故留城水部及郵傳于夏村而漕務大集盖公之規畫纖悉委折至今覩若云　明興以漕渠顯者及公凡五人工部尚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武功伯徐公有貞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皆因勢順導役不踰時未有如公之排衆獨往手縣官金錢米粟鉅萬數劃厚地爲長河而功用竟成澤垂永世今徐邳以南濟汶以北頻歲潰決不恒而公所治渠垂二十年宴然如故此其一費百全暫勞永逸之明效也公家居十年所而寶應役典　今上思得練習渠事白首舊臣爾任之公乃以其年七月戊寅棄賓客逝矣於乎惜哉訃聞　上震悼下禮官議祭塟如令甲封阡造塚示異數而伯子維京倚廬布狀來乞銘

不佞嘗幸于公即無暇何敢辭公諱衡字士南薦紳學士稱鎮山先生上世居南康宋東京郡公孺庭徙萬安遂爲吉州人孺庭子良臣紹典中以貢補進士良臣子誠之官秘書誠之子子厚子厚子致美當淳祐咸祐先後以伏氏書爲解首數傳而至彩者公高祖也彩蚤世遺腹子祖貴祖貴有隱行二子伯寵仲憲憲任發源博士以子麟貴贈刑部員外郎憲仲子鵬爲伯寵後即公父也鵬及寵憲俱以公貴累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鵬娶贈夫人陳以正德壬申正月二十日誕公東門慶元里先是有羣鶴盤空下廻翔於舍日者謂公父而不聞當世有劉忠宣乎兒他日是已稍長就外傅穎異絕人日誦數千言目十行下贈公憲甚奇之親授易解年十一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吳郡周先生得試卷大驚詫每飯輒食公號朱童子賦詩誦于人自後督學試輒首公辛卯公年二十遂以易魁其鄉壬辰第進士授龍溪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踰年改婺源甲午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贈公
病請告家居六年強起轉郎中甲辰與大比武
士乙巳奉勑錄囚江南居子舍七日而贈公卒
免喪補禮部主客郎擢福建提學副使久之參
政四川便道省陳太夫人居二月太夫人卒起
補河南參政明年擢山東按察使尋擢右布政
遷左明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塡山東亾何
晉工部右侍郎董　三殿石工以勤辦受知
肅皇帝賜飛魚服子一子入胄監改吏部右侍
郎滿三歲贈父鵬及所後王父寵俱如公官復
廕一子而本生王父母不得與公因疏請移
恩報所生特　詔並給公兩王父母尋遷左侍
郎擢南京刑部尚書未任會河決害漕改工部
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璽書嚴重山
東河南兩直隷咸受節度　陛辭　賜金幣麒
麟服隆慶初新渠成晉太子少保食俸正一品
仍總漕戊辰　召還部壬申科臣交疏薦復兼
右都御史出視河　賜蟒服經理淮邳等處俄

莊皇帝崩　山陵事竣復召還癸酉慮囚奉
勑主　廷議所矜宥三十餘人衆稱允乙亥言
路承權貴旨疏詆公外強直中腹誹無人臣禮
請罷公公抗疏乞歸再疏再　畱衆謂公少濡
忍且秉銓公陳引益力于是　溫詔褒諭加太
子太保乘傳歸初公守司空一日有　詔遣工
曹郎一人偕中使往造胡良河橋公知出大璫
馮保意也河故山水四聚勢湍駛轉石下楗勞
費百倍工與新漕渠等遂疏言徒杠輿梁有司

事無事煩中官抑王政有大體　至尊上奉
慈寧怙冒宇內如天無窮詎在濟涉令公私方
告匱罷之便疏入寢不報王大成獄起詞連新
鄭羣情洶洶公急排江陵相闗抗言曰一妄男
子闖　禁地付尉士足矣乃使蔓引株連此所
關　國體不細仍促駕諭金吾帥命速抵罪妄
男子以息羣疑時變起倉卒　掖廷驟以大獄
付帥朱朱懵眩蔑知所措鄉聞公言大悟即夕
具獄上江陵意公右新鄭內銜之方議橋胡良

時江陵相要公語　宮中建造木抵累朝故事
吾所先斡旋者數矣非甚蠹政第順之公正色
曰僕乃與公異公職在納誨僕職在守官江陵
嘿然蓋言者前所指爲腹誹而利公去者以此
隆慶中　朝廷清宴　乘輿六宮所徵服御器
用動以億千計公疏奏　國計耗竭久願　勑
中貴人毋濫徵言甚惓篤監局將作多無賴子
竄姓名籍中冐既廪公奮然請覈之所汰去數
什百人時司禮貴人滕祥監內工憾刺骨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方尊信公卒莫能難也其他諫張爘者一諫
織作者再首劾閹陳洪再劾孟冲再劾李祐趙
遷諸大璫耳公名無弗縮首重足者其不畏彊
禦類若此始司空藏承凋獘之餘贏金壓壓七
八萬公在事六年乃餘八十萬穿漕河衆十萬
餘溽暑暴露往往成癘疫公輿休撫摩行視醫
藥咸樂爲盡力亡怨咨是時公年已及耆每櫛
沐風雨乗小舟犯洪濤登降陂陀粮裹時絶左
右不任罷倦公益鮮監將作西苑　肅皇帝從

帷中望見問偉儀度者誰由是獨意用公開府山東歲饑人相食嘯聚弄兵公蠲賦省役以招徠之盜相率解散繼大蝗公令民以斗粟易斗蝗蝗立盡四郊頌生我景藩之國貂璫緹騎屬道路公好語中貴人務爲約節事辦而民不騷在臬司一日呼積歲在官闒把其陰重罪數之曰若當死吾導汝以生吾廉知官中爲蠹者種種因投牘于地令疏記實吾且題用汝一不合立撲殺汝矣闒惴惴無敢隱公按疏拔去蠹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椽曹大驚以爲神督學閩中所甄士多名臣有魁天下者太宰默方秉銓公以事法其子弟宰婺源令出必行與寵臣太宰鋐忤所親以禍福爭之公邈然弗爲動其彊直自遂矯有古大臣風蓋自少然也生平著述有東撫奏議若干卷河渠奏議若干卷司空奏議若干卷詩文集總若干卷公雅不欲以雕蟲末技名而文渾噩爾雅存大體集史漢韓歐之長弗規規一氏詩清新麗密汎洗宋元類習追大曆黃初而上之

正嘉慶曆之間獨公當一代稱作者宗工嗣起
王元美汪伯玉李于鱗輩交口推轂公以勖德
詞章雅相頡頏云尤喜引拔雋流得一善惓惓
齒頰學者宗仰之若泰山北斗非獨以功名盛
也方公得　請出都門憾者即摭　昭陵方中
事譏公削宮銜以尚書致仕公歿踰年守臣爲
力請　詔復還太子太保享年七十又三元配
劉封孺人累贈夫人繼劉累封夫人子二長曰
維京丁丑進士歷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娶鄒氏
故祭酒文莊公女也綏京太學生娶劉氏三女
長元配出壻劉應宿季繼配出壻劉士遷皆邑
諸生其嫁廬陵諸生曾文昌者中女也媵彭出
孫二大夏維京子大商綏京子卜以萬曆丙戌
月日塟邑之雙龍阡

銘曰煌煌大朱始卜萬安自公孺庭代有顯
者迄司空世莫之與京休烈赫赫隆益阜以昌
惟天篤生篤生名賢歷事　三朝爲　帝股
肱河流湯湯延道弛離懷山襄陵沉璧搴茭

旰食宵衣疇咨大廷司空受簡　陛辟而往
四載是乘徙渠便漕徐兗之間水土以平
天葩燦曜侍臣賡和紀厥功成既錫玄圭遹
歸弼予　帝曰汝衡眷倚方懋益輸其藎多
所匡正貴戚倖璫側目耽耽萋菲橫生請乞
骸骨臣老宜罷非敢要名　天子慰留引退
益力　賜傳南征優游林皐返眞于斯便房
泉扃礱石堅膩藏閉中羨銘詞可徵不朽者
三景鍾汗青萬古全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應文學墓志銘　代大學士趙公

君諱召字可南古平其別號也元世自天台徙
婺永康遠宋有孟明者與邑人陳同父及朱元
晦呂伯恭諸大儒游歷五傳至君王父惇惇生
璋是爲君父東白公東白公由佔俾起家蚤歲
擔簦謁同郡章文懿公文懿一見輒避席呼小
友鄉先達大司空徐公雅器重之行實具載郡
乘君幼警穎寡言笑異羣兒前進士徐君覩其
神彩玉立以息女女焉業成試有司督學張公

按部奇其文拔高等補邑弟子員孔公天胤系
至閱諸生卷得君大擊節有深探理窟之評是
時東白公亦用諸生高等授新安博士過里挾
君與俱適增城湛若水先生談道黃山白岳間
君摳衣門下一時海內名士相肩摩聲稱煒煒
起會母朱遘疾君竆月夜侍湯藥不解帶比終
扶櫬還値洪水漲溢柩展轉急流君擗地籲天
誓俱沒俄厲風倏霽若有神竟舟達岸無害觀
者萬人嘖嘖呼孝感焉東白公請老歸君以冢

嫡當户晨昏竭力奉顏色順指悉當東白公心
東白公繇此得一意褀攝天和登上壽以無疾
終君毀瘠骨立蔬食飲水迄三載毋失容鄉黨
推善居喪自君爲標的旣身代東白公握家秉
益修明約束而光大之遇羣從子姓恩禮隆篤
弗率務以躬切劘至出入比閭族黨一秉以直
道誠心猥薄者竊聞其風多自化環一鄉匹問
識不識交口頌古平公篤行君子也君素履雅
以和洽稱邇一當大節山立崖峙不可奪靈岩

寺廢斥賣縣官有力者羣起睥睨君毅然曰先
少師妥靈斯在柰何當吾世失之亟奮身廢箸
酬其直且建祠享祀以東白公配他獨行往往
稱是中年數以文藝困有司慨然念男子生墮
地業當不朽自期待即萬鍾五鼎足加損我乎
翩然裂青衿去其籍日取古先王六藝演繹之
間以餘力椎能事于篇詠所撰述有周易質言
道統錄靈巖寺志右平漫稿等書君以萬曆丁
丑閏八月辛丑寢疾距生正德辛未三月享年六
十又七配徐氏宋竹齋公女孫郎前進士君冢
息始笄嬪于君柔嘉婉嫕更禮敬若賓主雖生
長閥閱而簡素自下有恒少君夙事舅姑饔飧
滫瀡先意曲中諸娣姒怡怡如也以至遇臧獲
羣下咸有恩閫以內若大若小師其令淑生正
德辛未五月卒萬曆庚辰九月享年政八袠云
君丈夫子三人長昌期殤仲昌瞋邑庠生力學
有時望以例貢入太學授兵馬副指揮娶徐氏
季昌穆郡庠生娶季氏女二長適貢士周某子

次適太學生徐一謙孫男九長處思邑庠生次夢思孝思忠思太學生次明時亦邑庠生次清時進思盛時嘉時孫女一人曩余備員史局適昌輿偕余弟需次天官因介紹乞銘褒大事余諾之未暇也既余南徙則昌輿以南揮使至未幾余復徙而北今駸駸十禩矣是歲昌輿亦以服闋來燕匍匐持徐君師皐狀拜庭下曰願終藉師相寵靈余悲其意且諾責亡他諉迺稍據狀論次之而系以銘

銘曰夫鴻婦光履直蹈方爾躬弗彰爾後大倉
昌華山蒼蒼有阡在崗奕世永康是爲應長
君不朽之鄉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二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墓誌銘一首

明奉政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東陽王

公洎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墓誌銘一首

明奉政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東陽王

公洎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瀫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翕騰訂

墓誌銘一首

明奉政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東陽王

公洎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閼逢困敦之歲　莊皇帝御極改元家大人官

儀制而同郡盧公仲佃在部中王公乾章在臺

中朝夕過從暱甚也兩公淳德望一鄉而正氣直節咸矯矯與時俗忤以故仕不登九列後先繇藩臬挂冠歸于家大人盖相類云其後十年盧公伯子祠祭君以抗言杖闕下海內高其風而王公伯子孝廉君亦鶱舉藝林紬千秋經國之業天之懸左券以報善人胡毫髮不爽也余鄉嘗以童子識兩公今盧公厭棄塵世久廼王公客歲之杪復以無疾終于是家大人京洛故交垂盡矣是春孝廉君舂粮三百里介斯生甫詣庭下曰世方恳吾子片言仰藉尊大人寵靈之永敢以先考妣塋石請惟吾子惠然以不朽施之不孝亮將世世奉明德余悲孝廉君情致委篤抑通家故誼弗獲辭按狀公諱乾章字順卿別號震所自十世祖宋安撫使霆居婺之東陽奕葉爲鉅族　國朝六世祖犀習形家望邑西南青雲里有異氣遂挈家徙其中載傳而爲公曾大父志志生公大父廣濟縣教諭垓垓生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使寬即公父也先是公

母蔡宜人娠公方就蓐夢神人儀觀偉甚鼓吹騎從翼翼而趨堂皇寤則誕公狀維肖舉族知非常兒既髫丱神頴秀發九歲能屬文奉政公撫公背嘆曰吾家兩世治毛詩芥一第而均弗售大吾宗者非此兒也耶十四遣就安成受春秋劉某先生公獨從一僕負笈往未朞歲盡得要領手錄歸始安成擅春秋相戒毋得傳外境于是公之行也同舍生合謀祖道上而一二無賴胠公篋篡取之抵家奉政公詢錄嗚有矣公大

感巳奮曰彼能胠吾篋庸能胠吾舌也即朗朗誦奉政公前竟篇靡一字訛脫奉政公屬耳大驚亟謂兒休矣奚以錄爲哉明年補邑弟子員督學劉公按部試崔浩自方子房論公操翰若飛陳漢魏兩朝用兵事纚纚目擊且言浩之運籌帷幄也批窾破的不啻超子房上之廼子房頴脫雄猜而浩湛七族于悍𩦸之主明哲保身戒胡方相遠也劉公披卷擊節非文塲老宿莫能立援多士右既覯公僅踰冠彌賞艷錫楮幣

四倍至委不能勝無何奉政公寢疾公湯藥衣帶不解累十旬卒不起公柴毀骨立懼傷蔡宜人意中夜枝泪令弗聞辛酉服闋薦于鄉壬戌第進士授中書舍人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蘆溝橋時　世廟高拱穆清貂璫用事多不法宛平令彊直自遂中以非辜係圜扉御史顏公鯨抗疏極論坐奪官是時　上怒甚臺無敢救者公獨疏繼之畧曰宛平古所稱赤令非受役中貴人者也夫中貴人行其意宛平令受其法意與法恒相左也　陛下不罪中貴人而覆罪宛平令且連及御史若國家紀綱名分何因力請汰羣閹以肅城社還臺諫以作敢言旌縣人以彰奉職疏入留中人洶洶懼公禍叵測公氣益發舒將具疏再上會閣臣列名申救　上意解奪公俸三月以鹺政按山東長蘆時例嚴夾帶鹽不以時掣稍稍踰故額輒用其罪罪之羣大賈疑畏不前公晨至夕疏議停罷賈稱便屬道途先時除解額取盈外歲奇羨往往溢萬緡

公秋毫無所問敝衣冗籠竟任不睥睨一錢復
命論劾兩藩臬不職事兩人皆籍山西與銓衡
相綰結疏入吏部果恚公而給事中某遂希旨
盛稱兩人賢而公糾刺不以實公謂臣于僚屬
日耳而目之科臣輦轂下何所從悉治狀其承
望風旨灼然疏俱寢不報俄　命下按楚中甫
旬日外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時田蔡亂初平又
播州酉陽地犬牙錯其間號難治　上特賜璽
書兼兵備誥贈公考如公秩而封母蔡氏太宜
人蓋　天子西顧特典也公入境身先僚屬問
民所疾苦而輿咻之川以東土風獷戾訟獄旁
午公視事日理爰書數十以爲常重慶民有悅
鄰人婦而挑之者婦礪錐椿其腹吏以未成姦
抵婦罪公曰婦致死而加之辟是爲宣淫者幟
也立釋之有翁甚憐其子婦嫗疑焉夜竊翁衣
履突婦床婦惶急咋嫗舌幾死有司當婦罪大
逆公以婦所操者貞所觸者誤置弗問一日登
郡城四顧慨然曰郡襟帶二江盤踞巉壁稱天

險今彌望頹垣敗堞險安在即出贖鍰繕築迄
城就民不知有大興先是參將一控播州中廢
格不行而兩臺使欲追設如故公議曰播人心
習服楊氏六而參將所號令所鞭笞者皆其爪
牙腹心也犬羊之屬刻木可以傳信而吾以漢
法治之如牽鷹隼而搏豺狼彼有噬且鬭而已
往參將周袁在播日惟高卧杜門蠢首揚烈猶
紛紛奏擾今一旦驟復之彼愈不自安從其愬
而中止是　天朝命將之權反制于蕞爾之秋

不得所請恐西事紛紛寖從此始矣爲今計莫
如以不治治之浚濠隍斥烽堠練兵積粟以備
非常彼畏威懷德耦居無猜又何求焉議上撫
按大然公得不置後三十年而播酋楊應龍竟
釀亂人嘖嘖頌公遠識云東城隙剏書院爽塏
宏潔簡青衿慧者程督之所甄拔胥君從化汪
君言臣張君似渠蘇君雨毛君蔚相率取高第
用是政聲藉藉播都下俄內遷而太宜人訃至
公哀毀深墨一如昔喪奉政公瀕行諸父老扳

送闕咽仍紉祠生祀香火不絕至今萬曆改元
以服闋赴部除河南按察司僉事廵睢陽督學
使者遷公暫攝朝貴欲縫掖所親意公攝官無
拂理公貽愕曰青衿國家名器吾敢輒阿權貴
人且吾任外臺專紀法而驟以私牘溷公庭何
耶使語荅稍不遜杖而繫諸獄彌月甫釋之所
拔士逾籍尤衆安君世鳳甫垂髫試諸生第一
癸未偕計果掄魁公蒞河南四閱月遷江西布
政司左叅議分部九江都昌劇盗何鳳等蟠據

湖上恣寇鈔吏督兵往捕鼠竄洪濤中稍解嚴
徒黨四出羣不逞揭竿助之殺傷官卒不可以
數計公奮髯曰盗在吾四封而衡行若是不殲
此何以朝食哉第古用兵殲厥渠魁令有司欲
一切薙獮之宜人自爲鬭牢不可破也因下令
揭通逵誅止二兇諸脅從槩罔治旬日間衆面
縛十之九因趣兵夜襲之逮明兩大酋首畢函
致麾下所駐南康負匡廬面潯陽形勝甲宇內
公登臨嘯咏以隙日訂五經同異錄　國朝北

地信陽諸名家製作甲乙品題之時時捐月俸購古文奇籍有屬令索金麓中公發緘大駭召令切責之令惶恐幾無地容潚秩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兵備海南兼提督瓊州學政未行坐建邸失印鐫一官先是建昌郡王湎于酒一醒輒旬日盜且卽臥內擕之郡邑秘其事日潛索民間公時兼攝吉安覺不相聞知盜就捕建康蹤跡始大暴 上震怒諸蒙蔽者悉嚴譴而公以分部抵罰同羣僚憮然請治裝入自明 上且

無以罪公謝曰宦于朝譬操舟于水諸君乘長風破浪萬里而吾至困石尤天也何言哉竟拂袖歸歸掃軌杜門足跡不一至城市旣銓曹廉知江右狀起公福建按察司僉事駐節福寧州時劇盜林道乾郭東山等勾引倭夷猖獗甚而福寧據上游實汀潮門戶舊設守備部千兵鎮海島島甲僅卷石寇舟至未及舉烽巳蟻傅城下巳公親率所屬抵海上遙見一山隱起巨浪中距州僅四十里許促挐舟登之山外行而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豈於海氛無所不目擊公以杖擊地曰此所謂天塹非耶吾頓兵其中奚賊敢越此越此吾踵其後彼將亡噍類遺因狀聞兩臺臺報可竟公任果無害江陵握國秉汰藩臬諸司十之三公兼視七道事晨起據公座胥史抱牘常累百公雙矑炯炯剖決如電人纖忽不敢欺直指使者雅重公冬月慮通省大辟因先一日檄公讞狀悉紬閱成案並攝諸囚面鞫之所開釋如建寧民下五郎等三人則盜所仇逮自誣服者也漳州楊氏婦以弒夫寘極典訊其年距入獄纔十三公大駭詳詰乃知婦夫實贅壻毋孀居私惡少慮壻之梗也而害之紿女任其辜且曰若年稚官必汝貰也無何毋與姦者相繼死婦遂永閉囹圄中福州民身首殊邸舍盜絕蹤吏縶同宿抵以罪公以亡者亡寸挾邂逅剚以刃非人情夜具疏諸囚誣濫狀御史是公並得生不爾五人者質明磔于市矣福安治環大海一夕颶風發水墳地幾十丈壞城堞漂廬舍溺者數萬

人公馳往惻然出帑金置棺殯其骼大發倉粟賑流殍而爲文吊其禍讀者感動悽惻以方李華古戰場是時刑部卿洪某忤權相放歸江陵憾不置密旨以大獄寄公公廉知洪枉申啓營救殊力當事切望之會仲秋省試七閩士公入爲總裁官御史命試題藩臬諸公環視莫敢詰公越衆請曰題誠美然傳播道路稔矣御史不怡題中易而公亦以是月擢參議雲南布政司癸未春大計考功卒從不及論以二憾故也公

聞報欣然曰吾一官萬里視浮榮譬嚼蠟彼其以歸老難余哉抵故鄉懸車謝客斥餘俸剏別墅東郊高臺曲池曳杖臨眺無虛日性雅嗜讀書杜門手一編貴交游罕得覯其面獨寒士投刺匆遽中亦倒屣迎之郡人祝無殊邑人斯惟武李允達數過從揚搉公握杯酒相勞苦若平生間發一談諸後進犁然絕倒咸以爲先達未易窺也爲文章援筆立就大都不加點尤工詩樂府新詞所著浪遊等集梁太素傳奇並行世

嘗題壁弋陽署王次公行部九江讀漁燈燃楚竹人語漸吳楓之句顧同寅郭公孝曰此咄咄逼人可畏公優游林下以文藝自娛者一十八禩卒萬曆巳亥仲冬距生嘉靖丁亥秋暮享年七十又三公貌和平而氣規岸兼擅政事文學之長即應接上官不肯少爲遷除態惟通人雅士能諒之蜀則臺使兩陳公楚則大司馬凌公御史大夫喬公直指徐公熊公燕公安公皆交章薦辟恐後晚節宦閩藩伯某集衆僚出示所作詩韻連失讀者唯唯兢贊揚公却立徵哂某怒形于色酌大白前浮公曰古行酒軍法從事今公犯諠譁禁趣盡觴公遽曰師出以律不以律胡衆之肅也某色愈厲中罷燕公出入談笑自如迺至緩大獄爭大典竟以是遭三黜直道之難容盖自古嘆之矣公自奉甚約素款客則人務盡懽與人交由由然惡語不狎及奴隸以故爭德公長者尤善以骨相覲人李文學能茂數上詩公稱其翩翩奇雋假年歲足逐鹿中原

而不無太和缺折之慮李果先公咯血卒公素強無疾先一日尚康步良食命應門掃逕灌花木俄有星夜殞里中翌日沐浴正襟坐中堂揮手逝卒應曩神人兆云公娶封宜人姓徐氏敏慧恪共始公爲諸生食貧旦夕所需饘粥而瓶粟時告罄宜人躬績紝多方佐公無幾微慍見色公既貴迎養太宜人京師時春秋高多嗃嗃宜人怡聲屏氣必嘶中其懽而後已凡逮事公逾四紀白首相對亡間言外而姻婭內而妯娌微而臧獲人人厭其意鍾愛孝廉君特甚而弗爲姑息嚴督以詩書孝廉自髫歸誦制義公前宜人以意辨高下恒十中五六工治生絕不爲孝廉君計曰男子生墮地桑弧蓬矢射四方寧齷齪卧蓬蒿守阿堵物哉居常諭孝廉而父子世受　國恩努力鉛刀呈一割之用異日居官受事毋負清白吏子孫可也公歿悼慕深至成痼疾竟以次歲庚子臈月終距生嘉靖壬辰春春秋凡六十九云子一即孝廉嘉亮娶盧氏參

軍洪度女女一適侍郎虞公守愚孫應旂孫女
三皆嘉亮出尚幼始公翱翔臺諫及家大人游
余年甫十二公一見以小友呼之比余嬰肺疾
雕蟲刻鶩自放一丘而孝廉君顧盛見挽推引
而納諸作者之域則余于公固載世通家也不
朽之責即言之無文其曷辭爰泚筆志諸石而
系以銘
銘曰華宗十葉著東陽琅琊太原屹相望一
經世授況宮牆三世之後飛若廊直詞勁
吞豺狼矯如孤鶱鳴朝陽　璽書持斧巡荊
揚高牙大纛懸彊埸政聲煒燁馳明堂遂巡
九列朝　天王南金百鍊瑩剛鶚中山謗牘
流螟蝗桂冠神武天蒞滋初平握手呼羣羊
遺編萬軸堆琳瑯繽紛製作羅縹囊姚娩中
閨同頡頏白頭比翼諧絲簧趨庭汗血神昂
昂傳家大業追三唐靈光一柱撐銀潢胡乘
白雲歸帝旁鬱鬱佳城蟠北邙貞珉百代垂
玄黃遺風山高繄水長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顧豐隄碑

銘二十九首

古玉方鼎銘　有序

白玉如意銘　有序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七首　有序

螺觥銘　鴟夷觥銘五首

海山琪樹銘　玉麈尾銘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顯豐隄碑
銘二十九首
古玉方鼎銘 有序
白玉如意銘 有序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七首 有序
螺觥銘　鴟夷觥銘五首
海山琪樹銘　玉麈尾銘

九節筇銘　壺公壺銘
大鴟夷觥銘二首
湘竹如意銘　水沉如意銘
長生瓢銘二首　青田核銘
旃檀如意銘
趙文敏一蟠木几置齋頭若翔鸞舞螭形甚怪偉乞余爲銘予爲銘銘其足

頌一首

乾清宮落成頌

贊二首

李惟寅太保像贊
李允達像贊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瀫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皖城吳國琦公良訂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頤豐隄碑

常山邑全浙上游其地界七閩三楚舟車之所綰轂富商巨賈萬貨之所走趨錢塘之水實濫觴焉源發縣東北郊逶迤百里抱城瓴建歷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浚以達于江歲月滋久淵東港堙水折而西去
郭紆繞闤闠之溉汲行旅之灌輸咸病之又形
家者言率以水遠弗宜於黌序諸青衿士蚤夜
皇皇冀得良有司以紓宿患先是弘治中令劉
君擬築堤捍水使毋西而合流港東旋以憂去
弗克嘉靖初張倅壽劉故蹟亦罔迄工　今上
改元甲午雲間唐侯以進士綰符來邑甫下車
揖諸父老問一切政所宜先合詞稱築堤爲第
一義侯周行境上喟然曰是誠不可旦夕緩顧

大典匪可倚辦頃刻間越明年惠政四孚頌聲
沸起邑茂才徐仕陞輩復請之侯曰嘻微諸士
余豈其一飯忘爰白當路發贖鍰鳩衆工相物
宜騎農隙侯躬率僚屬即勸指麾靡遺餘力始
秋中迄冬末爲旬僅十有五而版築告成衡爲
丈若干有奇廣爲武若干有奇高爲赤若干有
奇凡舊堤之材朽者易而良獘者撤而新頹者
封而固隙者繕而完庳者增而隆隘者闢而曠
又環視港之壅者決之激者排之溢者疏之膠

者浚之沙者瀹之磑者夷之飛流如虹襟帶城下縈洄顧盼亦拱亦揖百年之利暴興一旦士胥慶于庠民謳歌于野旅相率加額於途侯鑱石于隄而命之曰願豐逝將以地利人和而必天祐於是徐生介祝生樹勲葦羣詣不佞碑侯伐以志不忘不佞槩覩載籍洪荒以降水之利害所關于家國天下甚鉅而治水之任最爲盤錯亘古今不易其人勛華二帝如日中天懷襄之厄四岳九官舉遜避而推鯀微大禹幾無唐虞漢武席累代之雄驅山鞭石勢無弗行瓠子之决殷憂作歌至沈璧馬而後濟太史八書河渠列于禮樂班掾十志紀溝洫以配天文誠重之也唐侯以明經上第初命而宰一方稍飾撫字振催科掉臂而蹐者闉圂匪以隄之成否爲殿最而隄之成否又未嘗顓責之侯若他政事弗容已而侯則奮然任之鞭笞罔施聲色匪大而數千百載無窮之利詭劵而收之掌上非夫誠結于中仁昵于外抱絶類離倫之識而負規

天條地之材其胡以及此抑余嘗聞之文人無用則舉世以爲然惟是唐之白宋之蘇兩使君者咸以築堤垂永賴之烈彼其時寧無揚翟蹻目自詡任事之臣而以隄特聞寓內者胡寥寥希遘見也侯方以文學追馬班郎兩使君猶將靁之左席廼今顧豐告成文人之用彰彰耳目有明效焉傳諸異代庸詎知其不與蘇白二堤同獘穹壤也不佞無能爲侯役特以臭味忝一日之知樂覩是隄之成不直爲一時良吏快且爲百代文人快輙援筆碑其事而系以銘

銘曰姑蔑之淵錢塘之源如何崑崙發軔萬川沙墠中流既分既合胡然而盈胡然而竭居人抱甕行旅挈囊皇皇青衿旦夕望洋偉哉唐侯先憂後樂縮符下車首訊痌瘝奇樟斯得桃李並栽偃室告成聿來澹臺僉曰河渠利病孔亟侯聞矍然隄此朝食爰戒于邑爰次于郊沐雨戴星以先庶僚蒼赤纍纍奔走赴義譬彼嬰孩饑渴怙恃經始仲秋迄于

嚴冬我隄告成燁如長虹十旬非遙五月何
速眞宰上訴衆靈觴訇一水抱城蜿蜒若蟠
鵬躍鯤飛龍門上游禾黍盈疇是灌是溉我
昔何勞夫負妻戴闐闐踴躍道路讙呼寶筏
金繩廣濟迷途巨川舟航明堂梁棟詎曰文
人亾實亾用曰白曰蘇泊侯而三堤垂宇宙
伯仲之間巍巍魯城閬風玄圃欲駕靈槎汎
彼銀浦隄石窿穹鑱碑大東百世永豐自唐
長公

銘二十九首

古玉方鼎銘 有序

得古玉文王鼎方腹圓趾以周尺度之
高九寸八分衡廣四之三縱四之二腹
四週臥蠶鏤刻精工而內外折旋纖悉
中矩四足空中柢上鬲皆近代玉工竭
力不能爲者信齋閣中奇翫也惜一足
蝕土變蒼下稜微挫絲忽中損連城耳
然亦非窮措大宜有物是月以歲卤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鬻諸歙賈因稍述其形製而系以銘米元章所謂吾齋秀氣從此不復泯矣戊寅秋半識于羣玉山房

奕奕陽精至自于闐歷漢迨明千五百年法象乾坤腹方趾圓入矩應規天工折旋昆吾鍊鋼篆刻糾纏蠶臥螭遊神物蜿蜒石匣秘藏虹霓在田大隧崇陵綉蝕隱然天發靈光燁煜市廛抱璞以歸陵陽糸緣白板精廬蕭條太玄棐几銅尊沉水晝然拂拭焦桐泠泠五絃五鼎萬鍾浮雲邈綿歲洊若饑豐玉詎憐爰飾明妃以媾呼延懷寶迷邦誚彼聖賢我獨何人韞匵自妍鸜鵒澄心勒銘如椽秀氣吾齋千秋並傳

白玉如意銘 有序

燕市張燈從二三好事游狹斜得白玉如意長尺有四寸首琢靈芝之身作子母螭上下相向蜿蜒若生古云玉逕尺爲寶此雖長尺餘非逕也然亦奇矣昔人以玉柄麈尾爲王謝子弟物余之畜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聊取適一時而已因銘以識之

誰剖長虹自西極上座談天絳宮闢白晝千人
走碣石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 有序

歙人斵壞得萬歲藤根二爲彌勒像一軀博山爐一座精巧瑰特儼出天成余兩遊燕市得之嘗合置齋頭諸好事雅相慕翫暇日因命名像三曰聖菩提曰木上座曰龍樹尊爐之名五萬季芝仙人掌小崆峒旃檀座香象龕蓋像惟取義爐則四旁上下各從其形且爲之贊若銘頌十餘大都韻傳餘瀝存其半以諗滑稽

丈六金身示現寸草靈根不昧孰曰枯槁相彼伽文八十二好象嫡在茲永世爲寶

又

而躬頹然而腹坦然而口莞然問疾維摩胡以歆然補處大雄胡以偃然吾弗知其所以然而

然

又

超大千界入不二門於未來刦爲無量尊不知者曰菩薩之幻相知之者曰菩提之上根 右像

又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凝香晏寢

又

六鰲蟠五龍蟄吐玄雲潤八極

又

三秀草萬年芝斲靈根樹鼎彝

又

萬歲仙藤九曲靈根玉靄蘭芬承裕後昆 右彝

螺觥銘

東海波臣南山木客象彼犧尊爲大白

鴟夷觥銘

營糟丘鑿酒池載西施浮子皮腹如壺號鴟夷

又

翩翩者鳧中流一壺柏浮蒹蘆高陽酒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

鸕鷀杓鸚鵡杯玉山倒非人推

又

木兮瘿兮酒兮觥兮酌兮斟兮濁兮清兮醉兮
醒兮

又

長生木瓢示真率浣花野老醉爭席

海山琪樹銘

太華峯頭十丈蓮必室三花凌紫烟

玉麈尾銘

白馬酣蒼虬駕辟華陽空稷下

九節筇銘

九華仙人九節筇飛行五岳如游龍西朝白帝
上芙蓉玉女洗頭下相逢 爽鳩氏爲雲壽丈人銘

壺公壺銘

須彌山納一芥一壺中貯三界

大鴟夷觥銘

鴟夷公腹如壺挾西施汎五湖

又

南有箕北有斗千金一壺中流為友

湘竹如意銘

逍遙七百名理秩如維摩默如文殊憚如

水沉如意銘

龍樹斯雕虬枝若亞畫地隆中談天稷下

長生瓢銘

承露天中俯八極飲泉丘中隘九域拍浮缸中

醉千日

又

挂之高林由曰煩居之陋巷回曰賢慮為大樽

周曰然帝錫長庚為酒船

又

維地有泉星在天飲如長鯨吸百川有能盡此

詩百篇

青田核銘

爾腹枵然乎而背騷然乎而口坳然乎而飲飄

然乎而醉嘐嘐然乎

旃檀如意銘

以擊珊瑚汝先折以擊唾壺汝先缺旃檀之座
玄理徹爛熳天花墜春雪何物麤豪逞鋒鐵

趙文鎮一蟠木几置齋頭若翔鸞舞螭
形甚怪偉乞予爲銘余爲銘銘其足

靈根萬禩蟠蛟螭鳳舞鸞翔紛陸離晏寢凝香
國華胥我欲嗒然從子綦

頌一首

乾清宮落成頌

大明御寓奄宅四荒華夏再造日月重光神聖
相繩餘二百禩德化郅隆遐格廣被維　皇嗣
服克長克君溥海外內悉主悉臣高拱穆清幽
隱畢達霜露所墜洞燭我闓府宮一軆臺省肅
雍仁裕卉木澤彌昆蟲巍巍合宮靡潤靡飾上
法唐虞土堦茆茨端居高拱二十六年除舊布
新象魏式懸天心弗違申命熒惑祓除故基示
我物力　帝其明命夙夜咎躬攬一宏綱車書
來同潢池既安孽旋定辮髮獻琛從好從合

大工伊矌建樹孔時公輸效長將作請期　皇
帝曰嘻予罔敢逸仁愛自天惟慈惟飭庶司衆
職旁午九闗僉曰神居宇宙具瞻乃命工師乃
庀林木選匠荆楊伐材庸蜀靈臺經始蒼赤景
從西山文石北苑椅桐　帝念其咨經始勿亟
父事子來堂構如翼業業言言兩宮告成三光
在檐七曜在楹杗𣏾切雲飛甍絡霧蒼龍九斿
鸞鵠屬路乾一以清坤一以寧維　皇得一天
下以貞明堂既開清廟既闢撫馭萬方永示皇
極

贊二首

李惟寅太保像贊

睟乎其容坦乎其躬廓乎其度藹乎其衷朗朗
若萬間之厦峩峩若千丈之松開國岐陽元勛
上公龍門之下虎帳之中解推盡海宇而不名
其德安危繫華夏而罔居其功湧若耶于毫端
流河漢于心胸禰供奉兮鳴皐都尉兮晨風
髫髻蜚聲詞林國工壯歲登壇馳驅四封晚途

學道兩朝之業八代之文浮雲之點太空容與乎青蓮之闕逍遙乎貝葉之宮孰貌茲圖角巾蒲團穆然太冲吾誠不知爲地文爲天壤其殆壺丘之未始出吾宗也耶

李允達像贊

而形偉然而容岸然而心胸廓然洞然苞千古而籠八埏食牛三朝倚馬萬言賦頌西京聲詩開元跋扈飛揚作者匹前荆玉雙刖蓬蒿蔽囿砣砣楊亭以守太玄歲值龍蛇命也弗延騎乘風游于混元嗟嗟仲子疇豐而材疇嗇而年疇阨而遺疇縱而傳嗚呼仲子孰令汝賢造物小兒維汝實忌匪汝實憐予之胡昌奪之胡遄嗚呼仲子余弗知其所以然而然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代直指蕭公

祭胡太夫人　祭內兄舒允升

祭陳太翁代延臺李公

祭劉封翁代督學洪公

祭劉太孺人代觀察林公

祭俞太封翁代張明府

祭陸黃門　祭葉叔明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代直指蕭公
祭胡太夫人　祭内兄舒允升
祭陳太翁代延臺李公
祭劉封翁代督學洪公
祭劉太孺人代觀察林公
祭俞太封翁代張明府
祭陸黄門　祭葉叔明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太傅趙文懿公 家君命代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少室山房類藁卷九十五

瀔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 代直指蕭公

維坤元之肇毓兮挺茂德于姬姜降輜軿于鉅闕兮佐鼎鉉于明堂鑠天孫之雲錦兮裛月媛之霓裳御東陵之玉舃兮捧南岳之金璫夕西

肇而侍宴兮朝北極而偕翔輔皇夔于密勿兮
翼旦奭于明光劑梅鹽于闔闥兮紆內顧于巖
廊昭肅雍于寢廟兮篤婉娩于家邦肆　大廷
之簡命兮賁紫誥于長楊茂賢聲于綸綍兮永
哲譽于縹緗戢翟冠之璀璨兮被象服之煒煌
旣柔嘉之爾式兮聿聖善之彌彰胎上眞于紫
極兮誕殊質于閶房授靈圖于廣莫兮閱人代
之滄桑朝太眞于丹闕兮職女史于軒皇挈瑯
瑯之二輔兮吏香案于文昌洎鵷鶵之並育兮

矯汗血之飛黃騁空羣之絕步兮儼特達之圭
璋和陽春于郢國兮肩赤幟于詞場猗婦儀與
母訓兮隻今古而儔雙極生人之奇遘兮軼明
盛之嘉祥謂遐齡其川至兮萃百順之繁昌起
東山于捉鼻兮符渭水之琮璜斡旋璣于帝座
兮繅黼黻于天閶耀千秋之彤管兮標令淑于
旂常胡溘捐于一夕兮廻鶴馭于窮蒼超閻浮
之混濁兮遡兜率之微茫慟萱庭之萎蕣兮咽
蘭砌之摧芳錫珠襦于絳陛兮瘞閟樹之琳瑯

蹬音容之聳絕兮杳河漢之湯湯望易遷于霞外兮渺去路之悠長某辱師門之鑄造兮尾驥足于康莊拜緇帷于堂下兮竊懿範于羹墻驟訃音之耳屬兮詠白馬而悲傷紓惠文于鄰境兮愕夢寐之徬徨束生芻以寄奠兮絜濁酒于椒觴惟鳳簫之鑿吼兮歆薄酹于微腸尚饗

祭胡太夫人

維姬姜之窈窕兮毓靈爽于坤維降輜軿于南嶽兮維霞珮之離離繄惠心之婉娩兮昭四德之咸宜兆女紅之馴習兮聿婦訓之脩持爰作嬪于巨閥兮綦桃葉之維持肅瀡滫于中饋兮薦蘋藻于先祇相夫君于帷幄兮暢威武于戎夷從嫖姚于朔塞兮燁飛將之搴旗騰介聲于帝座兮躬象服之紆徐雛九苞于丹穴兮翩五色之長離肆龍熊之兆兮俾典籍之如飴規詞盟于壇坫兮濯文采于漣漪腰斗牛之雙鏌兮組雲漢以為綦既肅雍于蘭壼兮亦聖善于萱墀謂百齡之爾錫兮偕白首于娥眉覲侯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燕頷兮辨汗血于黃驪胡溘捐于一疾兮載
天末之鸞旂升大羅于廣莫兮滿謫籍于僊期
覲上元于高闕兮武夢綠而透進目飛瓊而一
粲兮訝美玉之來遲悲秦簫之獨奏兮析連理
之仳離痛象賢之遐慕兮泪雛骨之淋漓某等
竊通家于載世兮欽淑媛之芳儀挹餘休于令
哲兮覘純嘏之維祺聞訃音而躑躅兮麾白馬
而狐疑傷昊穹之弗弔兮紛扼腕而淒其陳束
芻于枯絮兮冀肸蠁之如馳維素軒之來格兮

下青鳥于瑤池尚饗

祭內兄舒允升

緊蘭陰之嶒崪兮峙瀫水之淪漣產人文其蔚
起兮毓靈爽于東南誕神明之華胄兮遡家學
之淵源振衿珮于芹黌兮欽髦髦而譽延羔下
帷而發憤兮絕步履于窺園驅盧王于后乘兮
揖楊馬而周旋美室家之窈窕兮協麗藻于蘋
蘩遄和鳴于闔閭兮鼓琴瑟于朱絃維槐陰之
鬱茂兮茁世澤于芸蘭儼三珠之林立兮森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樹于詞垣肆棘闈之飛步兮奪標錦于青錢矯垂天之大翼兮兆水擊于三千既龍門之屢上兮亦陳賦于甘泉期彤庭之獨對兮躍飛兎于天閑排雲霓于閶闔兮暢鴻碩于奎躔軼經綸于董賈兮邁術業于歐韓胡盍捐于一疾兮仆遠志于盛年泝太清之獨遊兮蛻凡骨于塵寰載靈輀于道路兮歌薤露于新阡咽寒風于丹旐兮杳騎氣之翩翩嚴親白髮而閭倚兮痛長夜之漫漫總帷慘以獨處兮望隴樹而哀嘆式諸昆之聳肖兮肯堂構于象賢洎孫枝之觸目兮紛振後而承前雖永逝而猶生兮畢輕舉于大還覩高門之突兀兮忻結駟之軿蕃恫余心之震慄兮悼白馬之遲延泝生芻之一束兮奠洞酌于穹泉維雲軿之來格兮下笙鶴于瑤天尚饗

祭陳太翁 代巡臺李公

維岳降神是生甫申孰爲之先積功累仁於赫封翁淳懿天授中州孕靈大河毓秀樂志丘樊

鷟翥鴻騫矯矯亭亭羽儀八埏仲舉高標太丘
偉度日揭星懸海涵地負躬脩至道畏壘之陽
俗里薰蒸比屋善良靡奇弗通靡隱弗耀翳翳
堂槐蔽芾清廟佑啓我師名世儒宗六翮雄飛
昌辰奮庸釋褐軒墀弱鳴絃井邑桃李盈阡桑麻
被域廼膺簡命遐莅淮漕芻粟千倉雲屯田郊
貪墨劇心豪强攝氣南逍吳淞北訖燕薊十禩
霜臺白簡豸冠爲社稷臣貽四海安　天子曰
俞撫我京國爰開大府百吏受職何敢非翁師
鋭于承何澤非翁師沛于行駟馬高車翁門旣
闢　鳳誥霞章翁既報食芝蘭繞膝戲彩含飴
五福萃躬若固有之拭目經綸霖雨一代遹觀
厥成兆姓允賴云胡二豎奄勿膏肓躡霧乘颷
遊于混茫僊馭翩翩瑤臺鸞鶴白雲在天帝所
甚樂煢煢我師純孝夙鍾罔極劬勞哀感昊窮
翁卧一丘翁德萬姓曷奕融昌全歸奚恨某濫
竽堂廡厠列門墻沿遡淵源嘆慨望洋聞訃震
驚匍匐奔走白馬皇皇羈馬官守生芻一束遠

致微誠方寸飛馳搖搖旆旌有醴在筵有牲在
俎徒倚青虬降格下土尚饗

祭劉封翁 代督學洪公

於戲碣石之靈醫閭之精挺生人豪太阿發硎
燁若孤霞燗如列星百尺無枝矯矯亭亭懾暴
鋤強掖懦扶傾族黨比閭恃公輯寧武略鷹揚
文鋒蝟興材捷數奇脫銜浮名遁迹窮山脩持
姹嬰布襪苡鬆棲神練形草拾金光芝餐玉英
丹霄跨鳧赤岸騎鯨穀貽冢嗣翀騰一經製宣

西池摶風北溟試宰百里績紛頌聲 帝曰衕
良首鐫御屏作朕耳目天垣驟升有烯 鸞章
飛馳 大廷鬱鬱堂槐邦家榦楨偉哉維公遹
觀厥成移孝疇先勿欺是徵苟利宗社毋卹生
平黃門矢操維白維精請劒尚方朝陽鳳鳴封
事萬言海隅豔稱檻折輪埋飛霜晝零公食為
甘公飲為賴詎日投荒 天王聖明岳岳高風
人倫重輕大賓鄉舉允協輿情紫氣青牛廻翔
漢京謂越期頤千億斯齡云胡一疾奄忽遐征

旌霧乘飇十樓五城廣陌哀恫窮鄉慱驚國逝
黃耇朝嗟老成某等夙叨世講邁融若膺筆研
追隨通家過庭陛祝嘉祥五福備登遽焉聞訃
躑躅屏營白馬生芻徬徨旆旌旣東官守爾傷
典刑洞酌陳詞涕集如傾維公鑒格聿來雲軿
尚饗

祭劉太孺人 代觀察林公

靈光孕育兮維婺之躔順德凝承兮緊坤之元
肆籍龜臺兮雲裳霧鬟握手二娃兮降于江潭
名門作嬪兮令聞廣延舜華煒皰兮有渥其顏
夫君式好兮婉嫟靜嫻高堂視膳兮肅雍悊虔
申椒穠芳兮陸離蕙蘭禋祀克共兮拮据蘋蘩
妯娌繽紛兮闠無擇言臧獲優游兮強力自前
操臼若光兮提甕若桓彼蒼胡奪兮一蹶弗旋
茀亂垂髫兮泣血洗瀾支床難骨兮抱經熊丸
紫氣燭穹兮太阿龍泉　賜履尚方兮花栽鄴
樊八翼雄飛兮集于禁垣正笏垂紳兮驅除佞
讒直聲振代兮於維象賢　綸綍輝煌兮聖善

廣傳鄭躅黃門兮板輿夢懸歆恨終天兮莫贖
九原亂曰乘罡風兮鳴珮環左赤豹兮右文鸞
歷瑤池兮餐大還靈昭昭兮樂蜿蜒從夫君兮
日游槃閬東海兮成桑田産渥洼兮遊　天閑
駕屬車兮鏘和鑾膺祿養兮渝斑斕憶劬勞兮
東愴煩嗟罔極兮慟潺湲美孝思兮劇纏綿和
楚些兮垂千季

祭俞太封翁文　代張明府

維公洞庭毓秀陽羨儲精懷琳抱璞履素含貞
隱迹丘園長嘯雲岫氣軋虹霓胷蟠河宿七尺
之軀萬夫之雄龍泉太阿孰嬰其鋒施弗近名
善弗期報大德弗彰高門迭耀桓桓吏部玉質
金相南宮奮迹天署翺翔矯矯命君人龍文虎
擢桂禮闈掄魁天府於惟明公適覯厥成生人
至樂宇宙孰榮居貴日虛處盈愈下閭巷青雲
鄉邦大廈納汙涵垢排難撫災太丘之度義方
之懷僉謂燕貽維公足法僉謂顯揚維公爲烈
龍章燦爛鳳誥燦煌朱紱方來于彼廟堂矢畢

百齡維祺壽考爲世靈光爲時大老云胡一疾
奄忽夜臺乘風騎氣返駕蓬萊月犯少微峯摧
岱岳薤露興歌松關冥漠皇皇哲嗣煢煢賢孫
當官聞訃摧裂心竟某等忝竊同袍因緣年誼
骨肉通家情均靡二方憑耆宿示我周行典刑
澌沒五內如崩敬束生芻將此泂酌來格惟公
遙天笙鶴尚饗

祭陸黄門

猗歟陸公矯矯人龍豫章騂騮寶玉大弓奮翮
摶霄剖符百里單父絃歌河陽桃李循良比迹
豪獷華心仁孚赤子敎洽青衿　天子曰都汝
來禁闥糾繆繩愆拾遺補闕猗歟陸公進思盡
忠正笏垂紳百僚斂容直道難容一麾海嶠息
駕投簪徜徉嘯傲裴公綠埜謝傅東山六合蒼
生延頸賜環　帝念老成朝訪耆舊鳳誥頻飛
蒲輪遠就謂公復起握樞秉衡　大廷耳目
當宁股肱詎意雲輧遽焉長逝九列輿悲萬夫
殞涕某髫齡沐敎庇藉恩私提攜卵翼慈父仁

師洞酌載陳生芻載束竹笙璚笙聿來空谷尚饗

祭葉叔明文

奕葉華宗兮越海之隅誕降精靈兮婺女之墟南金貢 闕兮漢維相如六館肆名兮翩躚長裾木竹會心兮入境是盧平原河朔兮聿來高車細繹絪部兮鄴架廣儲八代神交兮三唐詰据琨詞藻發兮楸江芙蕖舍粤光融兮木難瑤琚苹檄 金門兮趨斷石渠枳棘畢棲兮鸞鳳乍紓武夷九曲兮洞天蹢躅霞色幔亭兮羣仙授書夜郎萬里兮一麾扶餘昆明黔蒼兮九夷是居濁世詎諧兮戚施蘧篨廻首苾芻兮白雲卷舒拂衣三逕兮蓴羹鱸魚騎鶴吹笙兮言旋太虛絮酒在筵兮生芻在除蒼虬帝閽兮極目欷歔尚饗

祭太傅趙文懿公 家君命代

猗歟我 明光岳鍾靈盛于 世皇廼生名世誕應昌期維瀫之陽三策天人纚纚萬言 大

廷對颺　天子曰俞五色雲英輪囷　廟堂執
戟　彤墀如彼高梧晨棲鳳凰直道匪躬正色
昌言狐狸遁藏一夫横行毀滅天霙百僚彷徨
公髮指冠而折權憸以植大防貝錦鬳鬳馬首
遂東馳驅夜郎爰集朱明歷探洞天耀眞良常
夜登羅浮絶頂題詩淋漓石床今古賢豪始輿
昌黎後先若望庾嶺遍歸滿折梅花以充宦囊
焚彼鰐魚棲我碧山岩阿芰房湧雪紫霞玉露
水簾逦環畫廊緑埜逍遥問道客成游心上皇
神聖嗣興地闢天開顯忠遂良首御蒲輪必宰
成均清華歷敭　詔下老臣汝作雨霖大川餘
皇　元首股肱喜起賡歌謨謀頡頏統萬逋逃
負固窮城主帥是戕公怒赫斯立命元戎剪鋤
亂蝗蠢兹有苗蠻藉藩市兒威陸梁公運神機
梟㽵羣奴款　封乞降中州易子西播夷兵海
隅沸湯公坐　闕庭默奪潛消四空彗茀慨念
皇儲國本攸關夜寐弗遑力疾上書洞格　宸
衷老成慮長一十二年身係安危化徵越裳相

業維公岌業嵬峩超蹤漢唐　帝眷彌殷天麻
洊加百福煒煌麟趾振振奕葉芝蘭芬敷棣棠
言念赤松累疏乞骸歸侶二皇　天子曰都莘
埜渭濱期顧帝傍公哉　上知廻首白雲欷歔
太行煢煢昊穹一老弗遺傾頹棟梁大星墜垣
五位震驚九列悼惶賻贈褒崇日月昭回賜車
輼輬維公與余束髮同嬉翱翔棘塲晚締婣婭
兎絲喬松永矢弗忘屈指晝遊太白望舒生平
願償遐訃倐聞五內痌瘝崩摧若狂於戲維公
位極人臣師兼帝王於戲維公子姓孫枝雲礽
發祥公德九原公望三朝公勳太常旣尊旣榮
旣壽旣康公逝弗亡蘭陰蒼蒼蘭澤湯湯公騎
石羊羽葢霞軿聿來故鄉鑒此薄觴尚饗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冊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463436 V.31

少室山房類藳卷之九十六

論十首

晏嬰　豫讓

樂毅上　樂毅下

趙奢　趙括上

趙括下　韓信

關羽　龐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瀫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翰騰訂

國家圖書館藏

論十首

晏嬰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盖君臣之義絶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

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巳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弒君子弒父殺無赦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橫身力爭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巳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覘其變繼焉則爲盾之比周以怙其終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予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莊弒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弒弗當諫與追莊之既弒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獲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嬰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聲其罪以責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

豫讓

豫讓漆身吞炭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其時通國義之迄于今萬世義之迺宋儒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其識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于弗知恥所持論正以導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陳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于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讐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于寇讐之報犬馬之視乎夫璹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

惡取其知瑤之將敗希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不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于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于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于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于弗知恥也其屢屢焉借其一死務以苟成其一刺之名而已于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即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自遁而又奚媿也然則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畢畢再刺而再弗行而卒弗死而徒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

樂毅上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爲庶幾湯武何其陋哉河汾氏從而吏之眉山氏又從而駁之是皆有疑于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

勢也以吾論之卽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卽力與材倍蓰於毅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推之燕視秦鬬士孰銳毅視武安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餘城坑趙四十餘萬震讋孰甚燕之圖卽墨視秦之圖邯鄲孰急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衆乘長平之勢臨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之劒觀其力拒應侯之請卽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獨于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譬之與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怠奮異心重以嗣主狐疑鄰國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刼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吾謂卽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

樂毅下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

才兵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衆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

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以百萬于宋唐太宗聚天下于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膽破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

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趙奢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閼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以攻秦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而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閼與也惠文以問廉頗以爲難救何哉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趙若魏太祖之屯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襲美良則趙師殲二者皆驍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氣聞諸侯固不肯輕用其名鬬成敗于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勳一旦欲翹然自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以愚秦耳目于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

至于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之無備而卷甲以趨之彼欲拒吾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以出比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集其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于奢而奢用之盖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

秦固燭鑑焉而俟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爲失而括也長平大衂亦父奢閼與事狃之悲夫

趙括上

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輕躁寡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

類以括爲妄庸竪子則弗考之甚也何者四十
餘萬之衆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
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妄庸竪子若宋義劉秩
李元平輩將鋒交即潰曷能以其衆戰耶將伏
發即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
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無一叛者至括死
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桴
對壘何人哉秦兵之强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
天下靡堅焉彼且因失地之忿厲用壯之師非
關與之戰兵無名將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
頗之禦齕已憊矣洎乎武安既出秦掃境以潛
屬之而其王又親至河内發稚弱以趣之蓋不
啻宋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
亟何如也吾以即信平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
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齕舉之矣
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亡不可者而
胡以用衆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滅之矣而胡
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而必用奇

而括之不得爲妄庸竪子也審矣

趙括下

秦之縱反間也弟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老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于敵而內迫于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矍然動哉

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獨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却秦故孝成平原縣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于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莅卿扈輒之續而其敗或速于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

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僨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于趙葱騎刼而孝成平原夷于王遷郭開余是以悲之

韓信

神矣哉漢高之智也其智之神蓋不惟顛倒一世且籠絡萬世而愚之夫韓淮陰之反不反于武涉蒯通之說而反于擊豨㒺人情哉自吏遷文致獄詞世遂徒惜其功大而弗克終至稍名能抳㧋者又卒以高自將而蔽罪于后雖此淮陰之寃所以亙古不白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漢之術中而莫悟也高于當時所深惡而劇畏者籍耳信耳自臨淄之乞封與固陵之割地高之亟欲取信曷甞一日忘之迺至垓下之戰蹴百勝之楚于掌股之上而立致其死高之所畏而惡且不在籍而在信而信方孑孑然抱其微誠今日郤武涉明日辭蒯通以漢終不忍奪我不知楚旦死而巳且暮及矣夫奪信齊而徙之

雲夢猶置蛟龍于大澤而日虞其騰也奪信楚
而居之咸陽猶柙虎兕于高堂而日虞其攫也
蓋漢之縛信不待陳兵之釁信破籍而陳平之
謀已策矣漢之戮信不待家衆之誣高擊豨而
蕭相之禍已成矣夫豨匪布越伍也所將固勁
兵而翺翔趙代爲漢疾埒諸齊藩而信則漢以
腹心虞之命將擊豨周勃灌嬰輩比比足任高
也其胡以舍信于近而事豨于遠也信功大而
材高廢不以罪海內功臣已人人覦旒而高之

積慮必戮信始安戮之復不以罪則功臣愈危
而高亦亾以自解于天下萬世即聲罪戮之猶
或慮夫世之授喙于我也則無若自將以擊豨
而推后以戮信夫然後罪信者咸以失職怏怏
罹禍致疑間有矜信第以雉一婦人不當顓戮
而高也竟遁之乎是非衮鉞之外於戲此淮陰
之寃所爲亘右不白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漢
之術中而莫之悟者也夫淮陰之愚于漢吾不
暇惜而天下萬世咸愚于漢而莫之能悟則吾

之論有不容秘之終身者矣

關羽

余讀陳壽書至關壯繆之走麥城未嘗不掩卷三嘆也蓋漢事至斯遂無復可爲者矣王長公謂荊州之失昭烈與有責焉當壯繆破襄宜遣孔明益德帥精甲數萬控扼江陵遙相首尾㡳乘魏之衂而伐吳之謀其論甚卓而夷考時勢則有不遑及而且有不必然者先是劉封孟達屯戍上庸羽始圍樊累趣發兵而二人銜其矜高堅閉不出以致逕路斷絶迨墮吳寇之奸當南郡既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風發赴難即亾救荊亾何至壯繆父子駢首淪胥致古今一大扼腕哉若昭烈之不預遣孔明益德非委羽也三蜀甫定驚擾不常如魏衆所傳日斬數人而莫能靖孔明固未可旦夕離益德破張郃鎮閬中移軍遠出郃必乘虛來寇亦非所以救輯巴徼總之時勢未遑然俾昭烈逆計羽之安危則寧舍巴蜀而援荊之師有不俟終日者要以羽

方乘勝而南郡匪旦夕可下或小有利鈍上庸密邇足相應援詎意封達外訌芳仁內叛尾解土崩至于斯極也耶夫漢事可爲僅僅羽威振華夏之頃而一跌至斯此吾所爲三嘆流涕欲磔呂蒙之屍于千載之上者也

龐德

古人云死有輕于鴻毛者其龐德謂哉德之于蜀以故誼則主超在焉以天倫則兄柔在焉何親于魏而必附之況德既食張魯之食矣魯滅于操則操者魯仇而德委質于操以終其身其視壯繆守邳見執曹氏間關萬死故主是求至竟立效報曹而後去者其人何如也且也中山帝室之胄海寓所知德豈有胸無心者流顧捨正統之昭烈大節之雲長而奮臂螳螂致命篡竊方其就戮雲長親諭之降而惡言抵觸自蹈天誅據德所云魏王帶甲百萬等語徒以操虎威虐焰雄視四方詎復知所謂順逆邪正哉操一天下德且爲上佐爲元勛彼區區一死而足

償其助桀之罪也而矧乎其死于操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論八首

諸葛亮　張郃上
張郃下　魏延
劉裕　高歡
高敖曹　慕容紹宗
爾朱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償其助桀之罪也而矧乎其死于操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論八首

諸葛亮　張郃上

張郃下　魏延

劉裕　高歡

高敖曹　慕容紹宗

爾朱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瀔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淸臣輯

皖城吳國琦公良訂

論六首

諸葛亮

武侯人品信軼漢唐而班三代矣迺其人才又絕出于三代之下者夫三代而下稱才之盛莫如漢漢高之目三傑也其才猶千古一遘也然

良能運籌而未必能臨陳何能治國而未必能運籌信能行兵而未必能治國高能用三子之長以取天下而弗能以身兼三子之長武侯之才則三子之長以身兼之而且能取天下能取天下而且能弗取者也夫武侯之治國人能悉之其運籌之大者隆中以一言定鼎江東以片語致師祁山之出龐統圽法正亾間一二僅存無益勝負之數審也而曹氏謀臣策士布列後先武侯惟綸巾羽扇談笑道之而司馬諸人一籌罔措即曲逆剛成紛綸帷幄而庸詎加焉逈其時蜀將之堪大敵者關張黃馬久歿行間第魏延足使而狼戾矜高尤難獨任故自街亭失事之後前茆後勁皆身當之斬王雙圍賈栩破費耀走郭淮敗宣王戰張郃迄于斜谷之運渭南之耕未嘗別遣一軍獨任一校而八陣一圖同流宇宙為萬世法則武侯行兵克敵廉李遜必居可見矣夫相可與治天下而已夫將可與平天下而已鈞之匪所以取天下也取天下必

其中有帝王之度混一之規乃能得之故蕭張淮陰不遇漢高將相之才終無以自顯而剏于天下武侯則可以將可以相可以取天下而無所藉于昭烈之錙銖也夫懿之神奸籠絡一世蓋亦庶幾有取天下之慮者而兩雄相當智窮力屈巾幗之受借曰老師而蜀方屯田持久上下一心天假歲餘魏明夭折曹爽紛爭國難四起揚旌以入秦隴關洛悉無人之境矣吳之甲兵孰與中原吳之關帥孰愈仲達魏滅吳孤舉九州之八以壓一隅于取天下興禮樂又何難焉而武侯則未嘗有意于天下之取要以答先主之知明老臣之節竭盡瘁之忠而已吾故曰武侯者無論其人物品流軼漢唐而班三代其人才亦絕出于三代之下而不可戴覩者也

張郃上

余以爲張郃街亭之戰盖古今天幸之尤者非可以兵家得失論也夫郃之在魏稱宿將知名然不過一校之任趙雲魏延等埒耳當武鄉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闕張黃馬悉喪亡矣而趙雲尚在不以督街亭而以軍箕谷何也雲年力暮衰陷陳先登慮非壯日而箕谷潛師張皇一面非雲之老成持重故未易勝也則蜀將可使當其時宜莫如魏延而武鄉復置之不用曷以故哉延始出巴中即欲分道與亮會于長安尋武鄉用兵一飯紀律以延之負勇好奇使當前隊或任情輕敵以致他虞此武鄉之慎也舍二將而蜀之良無幾矣其以大衆付之馬謖之手固由謖計畫辨才見知夙日蓋亦大不獲已存焉廼其遣謖也行師制勝當事有畫一之規而孰意謖之敢干方命也壽史明言違亮節度舍水上山舉措繁擾郃因絕其汲道大破之俾謖也率履周行毫無矯越乘初出之鋒併三郡之力拔王平以當旗鼓而援桴擁銳奮命而前武鄉親率魏延吳懿等長驅以蹴之郃將授首伏屍之不暇而暇待木門之役乎哉嗟夫明如武鄉達衆而舉謖受知如謖違亮以覆師而郃逢其適而徼其功吾

故以街亭之勝爲天幸之尤者也盖自是武鄉出師遂身爲前鋒不復命將矣即武鄉垂殁遺教楊儀反旆鳴金魏衆却走死生仲達之謠遺咲無極夫以殞逝之武鄉按其章程足以摧懿于後日矧以生存之諸葛循其節度不足以破郃于當年哉然則街亭之勝信古今天幸之尤無論乎兵家之得失也

張郃下

難曰郃之成功若吾子言信天幸匪人謀矣迺魏書本傳盛稱郃久鎮邊陲長于應變昭烈武鄉咸深憚之其聲實懋著奔走敵人豈悉徼天幸無預人謀也噫郃之籌略器能槩之壽史終身可考矣自去袁氏歸曹公雖平魯破超時奏勞伐皆一戟之任非仗鉞登壇自建旗鼓也迨曹公還自陽平留拒昭烈始擢之衆將俾督諸軍然而守疆埸則漢中陷沒佐統帥則夏侯喪亡至進兵宕渠一遇益德萬衆盡殲棄馬緣山爲世辱戮尋曹公身至巴中精甲被野郃爲上

將亾能規恢尺寸扇寡故邦此其才略豈能固近出羽飛之下而敢望諸葛之萬分哉暨郃因天幸쌍䟦街亭魏宜顓委西方禾杜敵患迺武鄉載出舉朝惴惴惟蜀是虞選將罄兵空國而戰主之司馬佐之郭淮費耀戴索魏平賈栩之屬國無誑良而郃也受命宣王僅同一校胡街亭制勝于前者大勳陡滅而祁山因敗于後者銳氣嘗伸哉則郃之爲郃昭然可見魏明帝諭司馬以西方事重非君莫可固洞悉餘子之才艱于禦侮矣非馬謖庸夫自投死地即王平之守郃且兩攻之而莫能克而矧乎其他也吾故曰郃之成功右今天幸之尤不可以兵家得失論也夫自昭烈旣崩魏疆弛備武鄉始出蜀勢方張使天祚炎精木門之殲早遂玆日則咸陽以西一舉底定長驅河洛兗冀風靡不半載而中原復可也惟漢祚告終而街亭一戰實大運興亡之候故冥冥之中若使若尼智無所運巧無所覘盖渭南之卒師不待大星霄殞而後決

矣夫然則街亭之役天實爲之而謂亮爲之或
謖爲之哉郃爲之哉

魏延

始武鄉之出祁山也前鋒將魏延欲假奇兵五千道子午襲咸陽謂長安以西一舉可定武鄉以計危不用議者至今惜之是徒知街亭喪師貽討賊之憾而不詳覈事勢之當否籌畫之是非也古之伐國而以奇兵勝者衆矣然必其國之削弱主之昏庸與臣之憸邪與將之携二而後可故梁元帝之講道陳後主之賦詩皆敵兵咫尺蒙蔽罔聞以致天塹爲墟宗社淪覆乃三軍之帥非得于謹楊素賀若韓禽輩尚未易言也鄧艾道陰平以滅蜀允謂不賞之勳陳同父氏猶以徼幸行險折之百代之下若延之請奇兵以襲函谷其事勢可同日議哉魏何國也全盛之國也叡何主也敏達之主也大臣則曹真蔣濟失心于其內諸將則張郃郭淮効力于其外而司馬懿之窮姦極宄馳驟疆埸其握筭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明發機若鬼蜮而謂子午之途若陰平之道長驅以入無人之境乎即延能以一旅奄至咸陽蜀援未交魏救四集窮城獨守寃竟奚之無論長安以西寸壤難拓五千精甲且盡沒虜廷矣武鄉身統六師關中震動乎取隴右規出萬全而舍彼康莊希此詭遇乎是其事勢之艱毫亡克理而延者猜狠之雄傾危之黨又匪可寄之重任屬以深謀者也考延委質武鄉摧鋒司馬寒旗陷敵勇略足稱廼發縱指示靡非戎幕

竟亮出師未嘗委之別部予以一軍彼其人才固可槩見及武鄉之卒遺令殿師茲何時也大喪在前大敵在後全軍返國尚慮不支而延奮欲部曲先還身留擊賊卒以中途叛亂三族誅夷此其才識器能庸人之下而妄希五千組練一舉足而定咸陽其籌畫是非武鄉所謂臣之未解莫斯爲甚矣於戲始出祁山三郡響合街亭一戰士氣莢如要以天促炎精堂堂之陳蹉跌意外而矧乎行險徼幸覬獲大功然則延策

之不行益以覘武鄉之遠識而不足爲憾也

考武鄉傳出師祁山不載延議延本傳但言延每欲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亦不載此謀僅見裴注所引通鑑因之恐未足深信總之街亭失事羣議紛拏使當時一戰而克多口寂然矣惜哉

劉裕

英雄之士崛起紛爭戰伐之際必先有濟世安

民之大志而後可與成撥亂反正之大功志不先定而汲汲焉據高墉竊神器苟以傳其子孫此盜賊之靡而胡足議于英雄之萬一也秦之將亾也項羽劉季所謂時之英雄也覩始皇車服儀衛之盛一則曰大丈夫當如此一則欲取而代之吾以爲兩人者皆富貴之徒而匪所以議于英雄之大業然而羽誅宋義破章邯以五載恢覇迹季降子嬰報義帝以三傑定丕基彼皆卓然自立而未始竊秦之名擅秦之勢捎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背扼其吭而縊之位則列之英雄之等而亦宜
也蓋至于光武文皇而英雄大業庶幾近之矣
光武以神明之冑芟夷新莽合德成宣文皇以
髫髻之齡掃蕩隋煬比蹤湯武故三代而下得
國之正必曰漢而唐而宋弗與焉以宋之得國
匪正也非吾所謂英雄也迺六代之君劉宋之
裕則大異于是矣裕奮臂草茅不階寸尺覆孫
恩殪盧循夷桓玄滅譙縱縛姚泓虜慕容超百
戰百勝幾一四海不可謂非英雄之主也令裕
果有濟世安民之志則建業偏安之晉刼迫于
文景戮辱于愍懷不足為天下共主允矣矧其
旹逆臣僭叛正朔已無狂虜紛更中原久沒吾
首建義旗救殘水火肅清胡羯分北羌氐揭夷
夏之大防還帝王所自立旦夕惟畏天命悲人
窮而江南一綫絕續有亾漠然無聞洎乎謳歌
獄訟朝覲來歸不得已即天子之位履九五之
尊俾曹馬腥羶一洗宇宙吾之大統排典午而
遡炎精豈非撥亂反正萬世一旹哉不知出此

徒見操懿以還往往假禪受以愚民耳目而晉
氏諸世家公族布列中外又未易一舉而盡薙
之于是挾懦君據强勢深謀劇畫惟篡是圖今
日殺謝混明日殺僧施又明日殺諸葛長人無
非殺其異已而不便于篡者也今日逐魯軌明
日逐國璠又明日逐司馬休之無非逐其異已
而不便于篡者也今日用劉穆之明日用徐羨
之又明日用傅亮謝晦無非用其不異已而同
事于篡者也內釁消羣醜集于是大發兵以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寇首取燕次取粤次取蜀又次取秦秦之亾
也魏人重足河洛震驚裕能翻然改圖置晉度
外乘關中之勝推吳越之鋒猛將銳師長驅北
向魏雖全盛以拓拔嗣之庸庸而當裕之神武
以長孫嵩之憒憒而當王鎮惡檀道濟之威名
其折而宋也必矣彼屈丐者犬鼠之媒裕一天
下將稽首勢而匍匐遠塞之不暇而敢窺函谷
之泥丸哉迺裕也一篡皇皇無復他慮聞劉穆
之死即日南歸以稚子儉夫鎮遏巨寇三秦故

土緣手失之蓋裕之肝腹崔浩王買德之徒洞燭之矣有制平底定之績而徒區區博圖篡之名豈非安民濟世之志未嘗素定于其中故撥亂反正之功不得倖成于其後哉夫曹馬誠權姦而廢立之舉彼猶然有所待也而裕無所待而躬廢之師昭誠悖戾而弒逆之舉彼猶然有所諉也而裕無所諉而躬弒之自是而齊梁而陳隋無弗躬廢矣躬弒矣究其端皆裕作之俑也而矧乎其屠戮巳降踵粃舊怨猜忍刻虐豺虎同羣于人君之度何如也吾故曰若裕者春秋之大憝聖筆之首誅古今盜賊之靡而胡足議于英雄之萬一也

高歡

君臣之義自曹氏攘敚朝綱辱戮主后踵接以師昭劉裕諸人滅絶凌夷于天地之內久矣當其時君其上者徒竊空名寄頓廊廟社屋祚夷非酖則縊廼强臣悍帥劒履入朝睥睨其君殆如無物五朝因襲謂爲當然而孰意元魏之衰

夷狄之長而有北齊之高歡氏也歡始出秀容麾下滅兆殪隆位大丞相其舉兵晉陽致孝武出奔律以人臣之誼罪亾所逃苐自榮穆頌身入戒蕭轍歡執言討賊有社稷功而魏主偏聽囘邪致生攜貳則播遷之罪固難盡蔽于歡也至嗣君繼立大創前懲引分輸誠靡所不極噫典午以還冠裳倒置君之生殺懸命一人首領獲全已爲至幸而歡也曲拳擎跽恭順自將敬事所尊終身毋越卽道非粹白不謂難乎夫歡

在當時割據中原兵精士衆垂旒而王孰能禦者彼草昧之雄富彊是恁區區名義不啻贅疣寧假是以塗民耳目哉大都激發真心與追曩失較諸六代諸臣遂非文過隸視其君而卒弒之非徒倍蓰而什百也夫前歡而司馬以迄爾朱後歡[illegible]文以遠晉六其位皆歡之位而其勢皆歡之勢也有能爲歡之爲者誰乎而世以晉陽之甲蔽罪于歡必夷諸司馬宇文而後已吾恐自新之路絕而人無爲善之望司馬宇文

華且相率揶揄于地下矣

高敖曹　慕容紹宗

拓拔氏衰齊神武以英雄之度鵲起中原善任知人流譽海內迺今考其將帥之良勇莫若高敖曹而智無出慕容紹宗右者而神武用之皆弗能盡其才也夫敖曹之勇當時已配楚項籍其歿于行陣神武如喪肝膽宇文泰賞追者布帛迄數世莫能盡償其威名震慴若此而首領不保何哉敖曹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而神武直任其勇而不思佐之以謀至建旗鼓以攻黑獺則其視宇文爲何物其輕敵可謂至矣輕敵者亾兵家炯戒而敖曹臨大敵而犯之能亾及也紹宗智略自爾朱兄弟皆違戾其策以底敗亾至歸神武宜若韓信之遇左車迺齊之驍鋭■泰彭樂侯景諸人神武纖悉委寄凡周齊後先大戰數十河橋邙山沙苑之役連兵百萬震動宇宙迄未聞紹宗運一籌借一箸于神武之幕豈神武之不用紹宗耶將紹宗自諱其能不以

薦之神武耶迨神武垂歿于澄憂侯景之亂始特舉紹宗以命之且云我故不貴之貽爲汝德於虖使景也前斃于歡則以紹宗才歡終不及一用而借腐草木矣何以異于爾朱之世哉卒紹宗決水潁川淪溺塹下破景之外未奏一勳剸以兩將之智且勇而用之咸不盡其才皆神武之失也嗟夫六代之雄言知人善任者若神武亦庶幾矣駕馭少疎以二將之才而莫能竟其用而皆致之不得其死至唐文皇效之于尉遲恭李世勣幾帝武曌而眇任城術之不可不慎如是夫

爾朱榮

余讀史至元氏之末未嘗不奇羡爾朱榮之雄武而重惜其無成也夫自三代以迄六朝能以身一四海定中原者漢高魏武而已迺兩君初起草昧攻城略地兵家利鈍皆互有之及其鋤大敵戡大艱往往顛沛流離幾敗而克而榮獨不然始自秀容夷帥一旅入朝遂沉母后易長

君通國之人毋敢衡抗尋誅那果滅韓樓逐陳慶之平拆拔顯縛蕭寶寅萬俟醜奴兵鋒所加靡擊不碎至以七千之衆禽葛榮百萬之師項刻之間放散立盡其摧陷廓清之略豈戰國以來所常覩哉當是時寓內人豪若賀六渾賀拔岳侯景高敖曹慕容紹宗之屬咸出麾下蒲伏指揮猶與盛矣以較昔之開剏無論江左諸君因仍剽竊卽漢高魏武雖所遭人傑非羣盜靡遘逢縈世其功烈當不過此王元美氏至以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振古之豪項籍流亞匪虛語也顧江左諸君道成霸先輩攘兇一旹策無不遂而榮之末路身首分張天壤懸絕何以故哉志大而慮疎謀深而術淺輕天下之人謂無足一虞而不知禍機之伏驟發于肘腋之下此正漢高魏武之所爲兢兢而榮視之漠然者也俾榮也輸忠委赤內絕異圖假以數年取三吳定百越始終臣節光輔魏君伊周管霍流芳奚遠卽功非混合不失爲王景略陶士行而始念不臧身名俱滅惜哉

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明爲不可及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九十八

史論五首

陳壽上　陳壽下

范曄　歐陽修

司馬光

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明爲不可及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九十八

史論五首

陳壽上　陳壽下
范曄　歐陽修
司馬光

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㶷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翕騰訂

史論五首

陳壽上

甚矣哉史氏之言不可不詳其顛末也陳壽之志三國繼蜀馬班而世率以壽父子見法武鄉故諸葛傳贊有將略非長之訾此皆不詳覈傳

文之顛末且不知壽之所處何時而托據片言以藉口者也夫壽之志三國也天下統于晉矣司馬昭者懿之子而炎爲武帝則懿之孫也炎以懿孫混一海寓臣六合而奔走之壽于斯時雖蜀之遺民而實晉之編戶也壽能抗節首陽不食晉粟作蜀漢先朝之史以彰直筆而死生利害一置無心其于晉氏之先郎毫無諱忌世孰得而議之廼蜀亾之後壽固已身爲晉臣久食其祿矣所纂國志雖非被命纂修書成之後張華杜預輩一時朝士咏嘆播傳其不得私之家塾而藏之名山審也若是而顧于晉之先世兵爭仇敵之人據事直書臨文無隱大者將爲崔浩之暴揚國惡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輩嬰縲絏於狴犴而望書之行于世而傳于後乎此壽于武鄉行陳之際戰勝攻克不得不紆回其筆以少致其北面之私者而其意于武鄉實未嘗有所軒輊也夫壽之成書列傳百數吾悉取而讀之矣體存簡質辭絕浮蔓郎聊

烈魏吳寥寥紀述獨武鄉一傳紆徐鬱茂備極敷颺僅大捷鹵城一諱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按行營壘天下奇才之嘆且揭篇終噫彼司馬懿者百代姦雄之最迹其生平曷嘗有所輸服獨斯言也觸于目而發于衷蓋古今之公是而壽直書之而不沒所爲揚詡武鄉之將略固已至矣而謂父見髠鉗已遭箠辱畜憾于武鄉而報之于史筆否乎然乎且武鄉之在當時雖管樂自居實伊周之匹也廖立杖涕李平捐生彼其馭下一操以直道誠心獨于壽之父子行法參商致憾身後壽不足言武鄉之治理固已疎矣是後人之扼腕武鄉適以啓武鄉之疵纇也矧本傳之文彰明較著其大如彼不詳覈而毛擿片言足以服壽之心于千古之上哉

陳壽下

或曰壽之傳武鄉信無風刺世人之疑均爲未達矣第武鄉一集壽所纂修篇末明言亮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此例

數言詎得悉爲壽諱也是又不然諸葛氏集雖壽所纂修實奉命晉君者也首稱毗佐危國負固不賓蓋亦遵時遣詞不容直遂中歷敘其邁羣之才英霸之器立法施度工械技巧物究其極惡無不懲善無不顯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强不凌弱則幾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鄉素志進思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凌厲邊疆震蕩宇宙然則亮之將略壽以爲長乎爲短乎若夫應變數言其下亟稱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蓋天命有在不可力爭其抑揚微旨明寄宣王壽之本意灼然自暴豈得以爲譏亮所短耶再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公之誥丁寧煩悉擬武鄉之文告則壽固尊亮以爲周召品流匪但匹蕭亞管而已迺至篇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忿四語也唐虞皥皥大公之化三代之下惟孟軻氏能道之諸葛氏能行之而壽也顧亦能徵之能贊

之則古今之知武鄉壽居其最焉可也俾當時壽之父子毫有未盡于孔明胡以敘致纚纚聯篇累牘極其揄揚而弗能自已哉惟是後人据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往往不省其著作之時諱避之體而譏彈一轍不惟上負前人敘述之素心而且貽累武鄉之盛德故詳為辨析俟尚論君子衷焉

表文又云昔管子舉城父蕭何舉韓信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匹亞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其人故大功迄于未建云云數言頗近似而實未然夫蜀之將率時誠乏才而魏以九州之七武士千羣其于將材固不可勝用也而自街亭一戰之後武鄉載出之餘王雙覆亾郭淮竄遁魏平賈栩圍困於祁山戴淩黃曜敗衄於上邽凡魏兵遇蜀如破竹壞茀迎刃摧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鹵城之戰木門之追今古咲端迄今未已懿每覩武鄉綸巾羽扇蕭然戎陳而軍政嚴明奇變莫測輙極口嘆羨擬之天人余嘗咲宋儒以子房孔明並稱而本朝王維楨氏拔鄧侯武鄉之上夫子房鄧侯籌帷幄治國家可也使之統大衆臨大敵彼能然乎故時無韓信城父益足以顯亮之才而不足爲憾也

本朝王維楨氏著論以何屈羣策亮恃巳長爲兩公優劣之辯甚矣其憒憒于史也余以亮與何所値之世所處之國所事之主皆迥絶不倫何所値開創之初賢能輳集而亮季世也何所處紛拏之際豪傑周流而亮偏國也何所事豁達之君風聲感召而亮庸主也以垂亾之漢當積衰之蜀奉庸劣之主即一饋十起而才生有

限惡得而用之考亮于巴土名流纖長寸善蒐錄靡遺而廖立痛哭李平捐生皆以亮旣亾無能拔巳史楨之妄不辯自明矣

范曄

典午以降無文矣迺范曄後漢一書彬彬贍縟軌轍馬班無論六代諸人葢歷唐宋以迄勝朝宗工鉅匠名世迭興而史筆寥寥自若也曄自謂體大思精天下奇作以今較之良謂不誣李獻吉答人論史雖稍致不滿律以馬班故耳至謂三國以迄金元遠不及曄致公論也而宋史曄傳則有大不可曉者曄雖世家近臣而文章之士其於軍旅非所夙習又未嘗聚徒結俠覬覦非常孔熙先者曷故而深相援結務推之俾爲戎首且世之營圖不軌必若王敦桓玄輩氣勢威力彈壓一時廢幾僞定否亦當如臧質鄧琬憑依衰亂藉口宗支而昔則宋主勵精國儲武庾無論萬無一幸卽事成倉卒詰旦皆虀粉

矣茲下愚極陋類能辨之以熙先之狡獪而顧出此余有以知曄之逆狀未足盡憑也嗟乎左丘失明馬班俳仟而曄至身首懸殊豈文章之美抉奪化工造物小兒眞不無悉忌耶不然胡自曄而後之作史者皆顯達而亾弗令終也

歐陽修

歐陽氏之史五代也當時尊之謂出太史公上歷宋至元無弗以上接班書餘子弗論也迺本朝楊用修列之司馬家奴王元美擬之下里學究胡致譽懸殊至于斯極哉余嘗以西京而下史有別才運會所鍾時有獨造故文之高下雖以世殊而作者遞與主盟不乏自春秋以迄勝國槩一代而置之無文弗可也若夫漢之史晉之書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則皆代專其至運會所鍾無論後人蹕作不過緒餘即以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撰詩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亾全能矣迺至陳壽范曄之才不過三國六朝中人之上者其于昌黎河東盧陵眉山兄弟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日語審也迺昌黎中書一傳真足頡頏司馬
而意欲自開堂奧盡刜陳言故太史之文不以
馳騁于順宗而以戲劇于毛穎他可推已河東
段氏逸事體法孟堅餘率已調眉山家世序論
表策其所偏精而紀傳之文寥寥絕響獨歐陽
究心史學摹勒馬班五代一書差存勸戒而以
曄書壽志較之猶將瞠乎塵後是固時代所壓
未易超然要亦史有別才難于兼美也不然謂
數君子之才而出陳范二子下可乎司馬君實
嘗謂唐三百年鉅公間出遂無一人足與陳壽
范曄伍而寧知歷宋迨明而二書之懸揭自若
也吾故以西京而下史有別才而運會所鍾時
有獨造也善乎李獻吉之言史曰古史筆形神
湧出覽者躍如五代雖成一家言而無是也此
歐史之定品也

司馬光

偉哉司馬氏之爲通鑑也迄宋而亡此書則編
年之體絕而春秋之迹熄矣而評者不先其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往往以義利精粗褒誅出入而議之是徒知筆削者之易工而不知創締者之難合也夫綱目之與通鑑雖制作相因而紫陽法春秋者也涑水法左氏者也春秋以辭爲褒誅故一字榮于華袞片語嚴于鈇鉞而左氏則直書其事臧否自形即是非曲直大綱所係公論時參而于春秋之書法則夐乎其不侔者也而安得以綱目而例之惟是曹魏系統意重中原而武侯入寇之文世所同惜廼紫陽未作之先三分順逆固未盡明涑水弟因仍舊史非用情于排蜀也夫通鑑之作無俟綱目之修而綱目之修斷不能無待于通鑑之作有春秋不可無綱目則涑水之啓紫陽其功斷斷乎有不容軒輊者矣

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盈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者陶潛氏之逸也盤桓栗里之孤松杜甫氏之放也睠戀草堂之四松祖龍氏之威摧倒百皇

鞭撻萬彙顧獨託蔭于梁父之五松至尊之大夫而靡敢斥焉上古仙家者流或餌其花或飯其葉或飽其脂飫其膏究至通弗明列丹籍冲舉霄漢者往往而是故千歲之松雲氣覆之乳芥鍾之霜露降氷雪洹厲風之震蕩摧折雜芳羣卉滮滅澌盡嘗試攬衣策馬登高丘而一寓目焉荒林敗葉厭厭懨懨若無復毫髮生意而亭亭一蓋鬱葱千丈特立於中條太華祝融王屋之顛藉令樵人弗知匠石弗採則歷塵劫澈元會而不朽不腐即大椿冥靈胡以加故余嘗謂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者也龍丘李君別業清溪之上長松數百枝環精舍而周焉故君少輒以松溪自命今年登五秩矣懸弧之旦親婭謀所以爲一觴者相率而丐言于余余不識李君何如人第即松之爲物而卜君之算日升川盈繩繩乎其未艾也或曰吾子之所云松節最高而年最永彼托根于岩穴委幹于泱莽生寬閒之野長寂寞之鄉老無

何有之境其得算也固宜李君腰巨鏹客燕吳錢塘廣陵嘗丘碣石當世所謂天府陸海豐亨盛麗區也李君以大賈冠危衣纈烹肥擊鮮夷衍其中芳辛旨醲之所炙蝕妖冶娥曼之所蕩潏奇衺詭特之所播夷吾見其精日益以搖神日益以騷而形且日益以凋君之何與彼清溪之上蒼然鬱然者而計其久近也是不然乎獨不聞之大隱市朝小隱林藪之說乎有熊帝而仙者也周穆王而仙者也柱下史而仙者也關尹令而仙者也夫其據九五之尊肩朝命之重猶之乎蟬蛻塵埃羽化霄極而矧乎李君者發靈茹和潛耀歛鍔爵祿靡人簪珥弗攖精外嗇而神內完彼其所爲自葆者充矣碩矣堅且固矣其獲算之永也徵松之爲物其孰與之上下其論也且也祖龍氏以殺伐斬長生以嗜欲斬羽化其于松殊趣無論若閩之逸杜之放臭味埒之乎松若無間然迺取稱太宏流譽太遠犯造物之所夙忌故兩君子之季不可以夭折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要以耄耋期頥遠矣李君者不惟不風波于富貴抑且游心于混元抱朴于兠玄澹乎其無名穆乎其忘言之人也之冥也將邁閬駕杜而與赤松諸真揖讓于清都絳闕者區區人間世夫胡足以旣之于是或人聳然避席載拜曰旨哉夫子之所爲說松也請揭之文錦播之鄉閭以永爲松溪君壽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辯十二首

五覇辯　伯嚭辯
少康中興辯　文丁殺季歷辯
西伯辯　夷齊叩馬辯
東遷辯　麃蓋策馬辯
張飛字益德辯　河伯辯
西王母辯　二女辯

考二首

而要以耄耋期頤遠矣李君者不惟不風波于富貴抑且游心于混元抱朴于兆玄澹乎其無名穆乎其忘言之人也之冥也將邁陶駕杜而與赤松諸真揖讓于清都絳闕者區區人間世夫胡足以旣之于是或人聳然避席載拜曰旨哉夫子之所爲說松也請揭之文錦播之鄉閭以永爲松溪君壽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辯十二首

五覇辯　伯翳辯
少康中興辯　文丁殺季歷辯
西伯辯　夷齊叩馬辯
東遷辯　麾蓋策馬辯
張飛字益德辯　河伯辯
西王母辯　二女辯

考二首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瀫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龠騰訂

辯十二首

五霸辯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于桓文之外于是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

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盖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爲西伯是其伯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强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九州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僇以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于是乎孟軻氏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云者祇以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伯迥不侔矣考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得之于功而其末之亾皆失之于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邳人侁人叛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亶甲元年彭伯克邳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賔祖乙元年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也合前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興滅之大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覇覇于仲康之代而亾于桀豕韋大彭之覇覇于亶甲祖乙之代而亾于武丁夫昆吾氏其興衰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于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昆吾氏之黨于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談五覇者以其始之以功覇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之以力覇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尚力而厥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于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伯翳辯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

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並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証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于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倉頡栗陸容成鴻蒙雲將齧缺之屬荒忽茲昧而不是有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人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卨矣今考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于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借奏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伯翳而誰耶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之誤耶蓋伯與栢其音同（秦本紀作栢翳）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

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啓即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人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畢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爲正也

少康中興辯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烈亡大于夏少康者粵自禨褓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竄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爲布德兆謀蓋將靡所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于夷羿寒浞篡于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浞與過澆狻力相資滅斟弒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禍弗

啻十倍豈一刺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盖齊東里社鬼巫虛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洪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仝孟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文丁殺季歷辯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馮斯異說頗以禪受爲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于平陽益爲啓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巳于此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于正書猶無其證權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右俱劉語按汲冢書目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怪相書也則瑣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諧之類非雜記商周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外諸家書目咸所不載蓋自汲冢旣出之後旋就湮沒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爲後人所增至文丁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王也考劉史通前後議論一以春秋亂臣賊子槩虔賢聖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此之爲而弗詳考本書恣其毀蟣眞所謂言奸而辯記醜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郎劉引紀年鹵莽舛譌若此則所謂瑣語云云尚足信哉

西伯辯

自文王釋羑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惓惓焉一旦甫釋囚

繫而輙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豢吳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顧爲是耶且紂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亾天命未絶諸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膠鬲之言直以戡黎繫之于武而文之心始暴白于天下萬世然膠鬲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証戡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冡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殷亾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于是始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齒皦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茲事闕渉非恥而紀年所載彰明較著持爲愉快人心而偶未之引豈考覈有所未至耶

夷齊叩馬辯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説之不足憑也司馬遷

列傳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讓王之謬有識槩能辯之獨卯馬一事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証蔑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即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說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証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列韓呂數子已爾孔子于夷則賢之矣孟子于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槩卯馬之事也孔子于夷稱其餓矣孟子于夷述其淸矣而未嘗槩卯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删之食粟之恥有大于弗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剌謬也先秦之文詳于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于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談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于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始終無一語及也然則卯馬之諫大史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于

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于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于六經而互見于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菀匹一証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説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大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于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聞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沮因委曲傳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華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畧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于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首陽之下夷齊獨死于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愎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成陽見

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遂至于首陽之山因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滑稽口也而亦愈可証其無叩馬而諫之事矣

東遷辯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服享爲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王之世孫甯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弑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輿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于王庭其紀綱名分幾于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鬬王欲壅之太子晉之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政事可見者聘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惡乎在哉善乎唐李翔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太子晉一言晉人遽欲擧侵地而返之俾弗蚤死而君天下即成宣之治可驟復衰周之末胡以蔽失東遷哉

鄉先達范茂明作東遷辯明周失計弗繫此疊疊數百言其說大備即予瞻復起莫能奪矣獨所謂鬒王神聖諸侯服享二言蘇氏引以証東遷之失者未有說以破之余恐後學于史傳弗深考尚爲眩惑故詳覈其世以補浚明之遺夫靈劣謚也春秋諸侯謚靈若陳若晉若楚其君皆不道之甚廼鬒王神聖服享而獲謚爲靈何也即二語不足徵而以周之弗振委東遷謬矣餘說皆范已得之吾是以弗及

麾蓋策馬辯

吳明卿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云侯嘗麾蓋策馬刺顏良萬衆中語誤甚按陳壽三國志壯繆本傳云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其句讀當以麾蓋爲句屬上斷策馬刺良文屬下句麾蓋者如韓信與趙戰泜水建大將旗鼓之類東魏高敖曹攻宇文泰建旗蓋以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蓋大將行兵率戴兜鍪被鎧甲混卒伍中廉不至爲敵餌

若建旗蓋履前茀一為敵人所識叢而射之萃而攻之無弗立斃矢刃者如劉宋殷孝祖自負誠節嘗履行陣中軍中謂之死將卒蝱流矢張巡欲射尹子奇而不識乃以蒿為矢敵得之馳白子奇隨而射之喪其左目齊神武再攻宇文有識神武所在者以白泰泰因亟選壯士十人配賀拔勝以攻神武幾獲之唐李晟錦裘繡帽以奪敵心李懷光請其餌賊即大將行兵可見當時良不建麾蓋則萬衆中何繇別而刺之凡熟史學者此等入眼瞭然矣第習聲詩而未暢今古誤則宜也

張飛字益德辯

世說劉孝標注引蜀志張飛字翼德今志不爾亦傳寫之訛也

陳壽三國志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張車騎飛字益德而無別字元末市井演義訛益為翼世人童孺習覩而正史反高閣束之遂不復知演義之謬據關壯繆傳孔明荅雲長書論馬超云當與益德並驅爭先又飛傳據水斷橋云

身是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司馬公通鑑所載並同元好問唐詩鼓吹李商隱詩云益德寃魂終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其本集亦然自唐人未嘗以益爲翼也宋洪景盧夷堅壬志第七卷論張益德廟云蜀車騎將軍張益德廟元在遂寧之涪江又引王景文夷堅別志云雲安虁張益德甚白亦見夷堅七卷此條之下是宋人未嘗以益爲翼也近王長公關壯繆論乃有孔明翼德之文此盖錄者依倣演義反以益字爲誤而私易之長公斷不知也緣翼義于飛稍軋故舉世雷同不知古人字義類有不可解者卽如蜀諸臣黃忠漢升徐庶元直字皆不隷于名詎容億逆余嘗戲謂必欲名與字協曷若以翼德字羽以雲長字飛耶談者爲一大噱

河伯辯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譸張眩惑紀載實繁卽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讀竹書紀年而

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鬬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栢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栢夭亦造父奄戎之屬㝵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

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苌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辯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西王母辯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

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使閬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二女辯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廼天帝之女不尤貴乎總之荒唐悠謬無事致詳也

考二首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當時隱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傾秦邸不能兼得也按史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二王勢位相軋爭致名流以自助太子則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模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伍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常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敦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

軍事滎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文學袁朗及從弟承宗然則秦邸幾有雲臺之數亦不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父子兄弟褚亮遂良父子薛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同與盛矣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舊在大內相傳永樂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必羃飲科中索一玩以為故事萬曆初周公瑕游燕中得摹本知卷為沈存中家物而跋尾書迹頗不逮因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毓刻之石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與史多不合如姚柬字思廉史作姚思廉柬之蘇壹陸元朗薛莊史皆以字為名李玄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喬年史以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為字穎達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此乃當時紀實

者也右皆存中䟦語然以余所見圖中最可疑者莫如顏相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按史師古相時兄弟也師古字籀相時字睿師古亦爲秦王府文學聲實出相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舊唐書瀛洲事未復言楷時有兄師古紀載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爲字存中博極羣書諸學士官名仝異悉考列䟦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絶口不及豈意摹本非存中之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按其名字與史異者贗作斯圖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爲郎師古也第存中所考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爲圖像而思收存中以爲思收而圖像按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圖象之先孝孫已召入爲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舊唐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以爲于志寧考志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爲藉如傳及存中言則二

人必居其一並可疑也存中引蘇世長召對玄武門上譏其名長意短以蘇爲學士日改名按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爲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長未嘗入秦邸存中盖誤以高祖爲太宗唐書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素名淹洽而所取証咸抵牾若是盖全憑記憶不檢册書考之前輩往往病此　明楊用修亦然余恐後人取信存中將史傳漫不復徵是又與齊楚得失無以異轍叅訂是非而並存之俟異時學士定焉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九十九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3437 v.32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策一首
文學
策問二首
兵機 時務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瀫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策一首

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顧前代以文章稱者其途有二以問學稱者其途有四其目可悉陳與其人之專門名家者可悉數與三代而下有能總括而會萃之者

與　明養士二百餘載理學事功無論
亦有文與學名者與亦有能兼此二端
者與近世有詆文章學問爲枝葉而託
之乎空虛性命者以聚於周公仲尼之
道然與否與諸士懷才待試有繫于中
夙矣即昌言劇論主司固樂聞之毋諱
才之難于天下也匪贋才之難也而眞才者之
爲難匪偏才之難也而全才者之爲難夫隋侯
之珠代不一遇而蚌胎盈目和氏之璧世不一
覯而碔砆塞塗萬物盡然也而矧于人乎此贋
才衆而眞才所以難也輕清之形靡不覆幬而
或虧西北重濁之體靡不持載而恒缺東南造
物且然也而矧于人乎此偏才盛而全才所以
難也夫眞才之難一代不累人而全才之難尤
累代不一人無惑乎文章學問士弗多見于天
下而空疎謬悠竊性命以自文其陋也愚請歷
陳其槩並攟其人而折衷于周公仲尼可乎夫
士也艷稱于世非以其椎朴無文執鋤犁規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下同于畊農坐賈也又非以其浮夸無實絕
文采屏見聞寫迹于黃冠梵流也盖古今言士
自道德事功外其途轍槩有二焉執事所課文
章所謂學問是已文章者上而皇帝王霸之謨
下而神聖賢智之撰遠之而彌綸宇宙幽之而
感格鬼神亡弗賴焉其功用若是大也上亡貴
乎文即六經咸虛說矣問學者上下古今之迹
百家衆技之方禮樂聲名事物之煩鳥獸昆蟲
草木之細無弗貫焉其統括若是宏也上無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學即六藝咸虛文矣夫文以闡乎學學以博
乎文二者未始不交相用顧天之生才有限士
各以其性質所近而專門名家于是工撰述者
以文章名務淹貫者以學問名而其途始分而
文章之體非一爲之者往往極于力之所到而
時之弗及秉于是或剽意詩歌或殫精紀述而
文章之途復析而爲二學問之道非一爲之者
往往困于資之難兼而日之弗暇給于是或以
經學名或以史學名或以典章經制名或以百

家小說名而學問之途復析而爲四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史公穀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班枚李六朝則曹劉阮陸潘左陶謝唐則王勃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軾轍黃庭堅陳師道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然或長于敘事而短于持論或工于古選而詘于聲詩或富于大篇而艱于小絕即文章一體尚不能會其全而各極其趣況兼二者而時出之也而欲以其餘而究極乎學文可知矣以學問之士言之春秋則公孫僑萇弘倚相漢則東方朔劉向歆馬融鄭玄六代則張華束皙郭璞皇甫謐王肅陸澄劉炫劉峻唐則孔穎達虞世南歐陽詢顏師古李善杜佑宋則徐鉉徐鍇劉敞沈括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皆赫然以學問著一時者也然或優于經術而典故未詳或核于史書而幽隱未洽或博于徵事而名理未精即學問一道且不能該其二以及其

三況兼四者而悉備之也而欲以其餘而肆力于文又可知矣即其中若史遷之紬繹金匱劉向之直諒多聞楊雄之究心奇字韓愈之博極羣書非不羅百氏于文辭也而吟咏則非長若陳思之綜核天人景純之注釋蟲魚子安之辭邃五雲杜公之書破萬卷非不蒐羣彙于詩賦也而紀綴則未極是數君子者上下千秋最爲傑出其得其失且較然若此而況乎其下此者也

明興聖化作新人才蔚朗醇備于國初優游于宣化勃興于弘正博大于嘉隆若伯溫季迪仲默昌穀子業于鱗敬美助父明卿之于詩子允希直平仲賓之克勤仲凫德涵允寧道思伯玉之于文以絜古作者之途亦既纚纚乎可觀矣若介夫仲深元明應德才伯室甫之于經于史子淵用修子元子衡非言叔心之于子于集以較諸古學者之途亦既琅琅乎可述矣顧其所就猶之乎各擅一長自名一家未有能總括前人超軼往代者也至于浦陽之文稱博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而勝國餘風纖艷未掃尚慊于詩北地詩文稱並熾矣而六代以還典籍未覩何有于學瑯琊崛起吳會文則根極漢史而出入貞元詩則風骨建安而鎔情大曆以至邃古之遐蹤昭代之經制蟲魚之瑣屑科斗之瑰奇無弗肆而羆曲而通焉庶幾乎齊驅左馬杜韓追美僑弘向朔矣惜其于文則尚缺于史于學則未暇于經也夫獨造而不能兼該固前人之所短自開一堂奧自立一門戶亦　明代之所闕也盖前人當特起之運天摩其機人殫其力故偏至非難而兼長並茂爲難明文承累代之餘蹊徑無餘矩矱備極故總統非難而特出創造爲難特也勢也亦莫非才也然此特論于三代之下也等而上之不有元聖如周公其人乎材美冠天下而驕吝不形藝能高一代而吐握不暇多士無逸諸篇委縟而眞至七月東山諸什典厚而沉深周禮一書四方百物之具陳何其肆而隱也爾雅諸訓草木昆蟲之備舉何其賾而該也不

有大聖如孔子其人乎經天緯地以爲文致知格物以爲學風雅之陳爻象之係詞人皓首弗能窺書禮之刪春秋之作文士一詞弗能贊而問禮問官學琴習射對商弇辯萍實讀泰岱之奇文識防風之巨骨神遊六藝之精而統括之無外心通萬物之表而周晰之無遺是二聖人者誠命世之眞才萬古之全才文章學問之極而士所亟當論法者也乃漢唐以後諸君子亦豈可遽少哉精凝于一而志于必傳神遲于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而矢于必達罔羅百氏以爲業羽翼羣聖以爲功其自信于中有俟之百世之後而不惑其自得于巳有投之千乘之重而弗顧其造詣雖有淺深其成就雖有鉅小均之無負眞才之名永肩不朽之寄誠桀紂之威武不能屈祖龍之烈焰不能焚者也柰何近日胃士之名者畏惡其能而且自揣其弗能至乃欲以虛名高之遠宗主靜之禪機近述良知之餘說以詞章爲雕飾以文字爲浮華詩書名物問之茫然曰六經皆

注脚也秦漢君臣詰之莫對曰諸史皆陳編也其意若甚玄而可喜其言若甚簡而易循其自處若高于子貢有若而究其指歸探其藴奥曾不足以焚香洗鉢于小乘之門伐薪汲泉于外道之側而方且居之不疑岸然左氏所謂太上欲舉天下之豪傑而下之嘻其亦甚矣其亦悖于周公仲尼之道矣吾意二聖人多材多藝多能多識當不若是之墻而靣膚而立也藉使二聖者詩書易雅之無傳禮樂春秋之無作而吾

且信其能爲而能弗爲也何也彼其天聰明之盡決非椎朴無文玄虛無實者倫也謂二聖之道盡于文與學乎固不可謂文與學而無與于二聖人之道乎則尤不可繇今之道則大易所謂徃行前言顔之所謂博文曾之所傳格物思之所稱問學孟之所推詳説皆一舉廢矣下而子貢游夏之文學况雄通愈之著述其於聖門堂廡無復步武之望矣爲之説者求其故而不得于是陸氏楊氏以周公仲尼其過不可枚舉

王氏輩以文王孔子遠出堯舜之下其說愈新其詞愈誕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大駭而不敢致詰甘爲之下而習聞其論者狂易反走飛揚跋扈而莫知底極有志之士太息流涕痛哭欲究正其故而徃徃阻于其道之不相入嗚呼彼誠惡夫周公仲尼開文學之端文王之謚而爲文孔子之大而能博不若堯舜之精一執中也吾不知堯舜之精一于庖羲氏之畫卦庖羲氏之有畫于天皇氏之無言而上而盤古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混沌其等可一一差别耶若是則秦始之焚書功烈當首乎三皇漢高之不學道術上崇乎五帝梁武之餓臺城遠勝放勲之殂落蕭繹之談老子迴邁杏壇之設敎而卽其羣剽而陰習者老氏何以有道德五千之文釋氏何以有大藏五千之富也吾聞老聃氏之史柱下藏書滋于九丘吾聞瞿曇氏與外道角各習其道而勝之而後出其上而大弟子阿難以多聞爲第一彼其說則誠異端其才亦必有過絶于人者未聞

有所弗能有所弗知而後謂之上乘絶詣也吾聞老聃莊周列禦寇之文簡奥而宏深洸洋而奇肆吾聞法華華嚴楞嚴圓覺維摩氏之書博大而要恥周遍而精微彼其中亾意于文然而曷嘗不文也其道弗専于博然而曷嘗不博也今之儒者自估俾世資外滋乎昧乎含哺鼓腹太平之世則亦已矣何至視筆札爲仇讐以載籍爲疣贅摽同伐異造作名字寘心閑目樹徒扇黨其流相引而不已其禍循環而無端不至于楊墨之横議代厲之縱横弗止也此雖東晉清談諸君子且未能揖讓其間而況江都河汾之閫域伯淳元晦之緒餘哉若是則爲今之士宜何若而可曰周公仲尼其道大其德備其才全士之極也漢唐而下諸君子其業精其見確其才眞士之次也近世之高談性命以自文而中無所有者士之贋也才之蠹也士以贋者爲戒以眞者爲師以全者爲極文章則發攄道術學問則翊衛聖經不用則寄之立言而道統

明用世則飭之吏治而功業起庶幾乎周公仲尼之徒在是彼空談性命者將自愧自艾之不暇而詖淫邪遁不得以說爲天下禍矣

此余鄉貢歲場屋時義也當時命題者意有所屬風簷下漫爾信筆偶座師直指吳公閱及大賞之錄程式中自後余浮游江海原卷棄擲久矣辛卯東歸檢故篋覩程錄此篇在焉其詞間有忝甚皆吳公筆削之餘所存余語不過十之五六余卷旣無從校覈重以吳公筆不忍舍旃輙據錄梓卷終匪以存余語實以存吳公筆也

策問二首

兵機

問兵非盛世所諱譚也迺古今稱善用兵往往不可以一端泥嘗試與諸士商之達令者誅師律也穰苴行之莊賈矣迺鄧羌于王猛頓以邀

賞而策勲將違令者有不必誅與梗法者戮軍
政也魏絳行之楊干矣廼許歷于趙奢顧以請
刑而奏績將梗法者有不必戮與穆公之釋孟
明非以使功不如使過耶而狄青破南蠻以僨
軍之必罰討也安在于過之使也武侯之縱孟獲
非以攻城下于攻心耶而段熲平西羌以窮寇
之必追也奚昧于心之攻也君命弗受漢文所
以勞細柳偉矣而高帝單符直馳廣武之壁謂
淮陰將畧而出亞夫下吾弗信也敵虛必乘宋
武所以克廣固奇矣而文皇大衆竟扼高麗之
墟謂任城將畧而出太宗上吾弗知也陸戰用
車一也衛青以武剛走老上馬隆以偏箱討樹
機一以攻一以守而皆破敵胡後世弗能遵歟
水戰用舟一也關羽以艨艟虜龐德岳飛以舴
艋殄楊么一以巨一以小而皆獲俘胡後人弗
皆濟歟此其轉移呼吸違行若冰炭而明效捷
鼓桴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成法有不必泥與
將事機變異非紀載所能悉歟爾諸士夙諳韜

鈐當必有燭照于衷者

時務

問昔人亟稱識時務則存乎俊傑矣夫俊傑未易言而時務未易識也 聖朝建都西北與大虜隣東南實維財賦之域頃關酋訌于海楊酋横于川國家竭東南民力從事二方幸 天子威命爽靈服斃其處庭顧識者以關酋雖殄餘黨尚存彼其不得志于朝鮮將無益導吾之無備而出吾之不意吾所爲飭厲于東南者何可後也楊酋殪矣而安氏諸姓恃功耽耽不乘此時講永頼之策踵楊酋者據其巢窟復爾横行東南將士何時而息肩耶越故稱君子六千 肅皇帝末訓練張皇權鋒寓内曩二三狂狡脫巾潢池頼當事諸臣厥辜咸伏茲東戍解嚴南旅旋撤何以使之帖然閭井亾復隱憂歟天下方金甌全盛而人情洶洶造孽與妖靡有寧日大都東南不逞之徒而戲諸無頼爲之嚆矢所爲逆折姦萌而潛銷釁鋒將何道而後善凡此數

簿書務至亟誠不可不逆計于前而預圖于後爾越故東南首藩諸士必有以俊傑自期待者其詳著于篇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關羽傳
讀晉書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讀三國志裴注　讀宋書 二則
讀北齊後周書　讀魏書
讀隋書　讀南北史

蓋皆籌務至亟誠不可不逆計于前而預圖于後爾越故東南首藩諸士必有以俊傑自期待者其詳著于篇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關羽傳
讀晉書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讀三國志裴注　讀宋書二則
讀北齊後周書　讀魏書
讀隋書　讀南北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新舊唐書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讀宋史李全傳　讀通鑑綱目 三則

讀通鑑胡氏注　讀世史正綱 二則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瀫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瀫水趙鳳城文鎮董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余嘗竊第古史筆爲三等尚書春秋上左國司馬中班范二漢下而三國五代諸史弗與焉或以進范曄退陳壽爲疑不知遷固而後文質兼

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者僅曄庶幾雖剡精鑵采竭力字句獻吉所短迺迺盛極難繼遷固居前更有馬班能爲史漢乎昔人謂孟堅死而史職亾余亦謂蔚宗切而史才絕後生晚出挾天子令諸侯卽孟堅且恣齒牙矧復餘子試舉後漢一編歷南北二唐五代宋元遼金衆籍較之李獻吉云遠不及曄孟浪雖視者左馬復生斯言不易矣

讀三國志

陳壽有餘于質而不足于文范曄有餘于文而不足于質品格政自相當迺壽書失之太簡而東京一代故蹟讀范籍粲然足徵洎辭亦豐藻奕奕二史之優劣判矣

讀三國志關羽傳

王仲淹稱陳壽三國依大義而削異端朱紫陽亦謂近是乃今讀陳書者無裴注參考其顛末則魏蜀吳事幾若春秋以前若存若亾矣他無備論如關壯繆水淹七軍雖天時偶合當時攻

圖排決寧無方略謨謀夠曹氏戰將可當一面者惟禁與張遼徐晃數人老瞞之克大敵類爲軍鋒非許褚龐德一勇夫輩比也而傳第言壯繆秉大船攻之禁等窮促悉降僅同兒戲於乎使老瞞任使繆悠皆若此類則二袁呂布之世雖百操無存而能併吞海內十之六七耶

讀晉書

晉書成于開元之世謂文皇掠羣下之美以市名非也其贊有制曰者數處皆出自貞觀意見要以衆史官雜沓輯成難于偏屬總而歸之文皇耳李獻吉極論晉書蕪雜當修而王元美以爲稗官小說之倫皆得之矣第惜自竹林而後風流崇尚芬溢齒牙而此書備載語言履歷故清聲雅致往往有使人絶倒者猶勝于宋元之塵陋也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晉書司馬宣王本紀云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

付者使帝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捲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金牛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諸將賞擢有差右事實本漢晉春秋前半大同獨後百數言誣甚漢晉春秋明言欽兵依險軍不得交而云與亮相遇列陣待之兵才接而亮退又尋亮至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諸將咸謂公畏蜀如虎奈人笑何懿病之乃自

案兵向亮亮使吳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通鑑綱目皆同而此云亮據鹵城南北一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何矛盾之極也陳壽亮傳于街亭之役直書不諱而此但言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絕無損軍失律之文郭冲五事亦言祁山之戰殺張郃郤宜王諸軍大克壽之不書爲晉室諱耳自餘孫盛鑿齒皆身爲晉臣直筆其事懿之子孫亦不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罪要以張郃之亾事勢彰灼無可飾言也晉史之脩乃在唐世其于典午時代遼邈一時諸臣何所遵據竄易舊文頗創故實以愚觀者卽元兇褫魄棄甲潛奔悍將輿尸隻輪不返而索隱語怪代有其徒或藉以爲口實使孔明震古一建之勛壞于瞽說此余不得不詳爲辯也善乎文皇之贊懿云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軍固壘莫敢與爭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云云郎

贊詞以觀傳語其前後柄鑿自相背違無事詳
覈他書證罔立判矣
是役也張郃先請分兵駐雍郿懿曰此楚之
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及相遇祁山郃固請
分兵爲奇以擊亮懿又不聽蜀兵既退復遣
郃追亮以致陣亾自胡三省注通鑑皆以郃
拒亮街亭威名夙著懿忌其能言計沮格以
致殞身此似是而非者郃街亭之勝由馬謖
非才違亮節度出于天幸且主客勢殊郃嘗
以十萬之衆喪師清川棄馬緣山鼠竄歸國
其才固出益德之下而足當諸葛之前茀耶
夫郃既再拒武鄉蜀人所畏則魏明宜委郃
隴西以永柱蜀患可也胡武鄉載出王雙授
首郭淮曳兵郃于斯時無能建一矢之效耶
觀魏平之圍明帝面命宣王以西方事重非
公莫可固明知郃輩偏裨之才不足當茲大
任允矣使郃前遇武鄉奮其螳臂則萬弩之
射豈待木門之追而後決哉冽鹵城之戰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自秦中道向亮而令郃攻何平于南圍非不任以兵事廼郃統數倍之師攻蜀之一校而不能克彼街亭之勝由亮不用魏延吳懿輩二將一出郃宜王大奔郃于何有也

讀三國志裴注

裴世期之注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説傍引博據宏洽淹通而考覈精嚴辨駁明審信兩君之深于史學也迄今三國六代小說逸事往往覆類二注以存而二書無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讀者故余謂著書誠難而注書尤難能注若二君可也

讀宋書二則

沈隱侯裴松之傳稱後人無聞而裴子野更爲宋略䝉書沈氏之先以報之約聞徒跣詣裴謝遂兩易其文今裴略不傳大槩當是荀袁漢紀之屬以編年爲體文存簡要故纂輯易成且義取春秋以字爲褒貶也迄今觀之沈之忠邪自有定論而裴之文學亦無事系籍世家而後傳

徒令人窺見私臆資笑藝林耳

又

隱侯子野皆宋世博洽之尤者然沈視裴先達隱侯作傳子野未必知名是沈故出于無意也而裴至取一代褒誅之大典以隱然自快其私可乎沈之徒既固已卑卑弟爲厥先不容已而裴之淺中狹識即其書義例可徵其泯絕不傳于後非著述之不幸也

讀北齊後周書

古今行陣之間兩雄相抗而不相下如兩虎並搏勢必一傷幸而不傷則天命在焉若漢高帝之阨睢水困滎陽是已迺袁紹之于曹操則一敗而亡劉曜之于石勒則一蹶而縛夷考古今兩雄相抗刱而隨振殆而輙安未有如賀六宇文二覇主者也歡以一旅滅爾朱兵強國富割據中原泰崛起歡後知衆寡非儔而委任賢能優禮智勇兩國之志于吞併數矣戰之最苦伐之最大者蒲坂河橋邙山沙苑西役東西魏之

勝各二歡與泰各失馬瀕危幸而獲免而泰為彭樂所窘歡為賀拔勝所追幾禽于敵而俱脫于險一何其巧也蓋兩人者才略大都等埒謀臣戰將又略相當而又皆偏霸之主天命在焉故行陣之間符巧若此然歡晚再舉兵以挑西師而泰竟不出蓋宇文之氣索矣考當時促歡受禪者甚衆歡皆力折之而泰酖其君而竟篡之國則歡之賢泰不啻倍蓰而後世東魏並稱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魏書

魏收北士之小有才耳其人之鄙屑庸猥不可更僕道也而齊人以一代之史而付之高氏之政事斷可識矣是時北士之堪史筆者良鮮而邢子才最為宿學可參用也胡獨以收流古今穢史之誚耶

讀隋書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莫詳于紀傳而略于表志史自馬班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

而已于表志不敢窺也其論迂謬不情迺爾余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他故范蓋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閏餘故耳若以表志有無爲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咸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磨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寓綦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關涉非耿淺也劉子玄迺驟譏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讀南北史

司馬君實以李延壽書爲近代佳史余讀之信然所云機祥謔浪璅屑備載余考典午以還淸談鼎沸臨川世說晉書掇拾幾無孑遺沈約魏收等史卷動盈百延壽芟除蕪蔓會粹此編筆

削之功固以勤矣小說諧辭種種備載要以原書紀述不忍槩刪亦以其人多好且習尚所趨未能驟變也總之唐三百年史筆可觀僅玆二籍耳昌黎碑淮西傳毛穎而不能史順宗豈人禍天刑果以拙避乎

讀新舊唐書

崆峒氏云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此責備廬陵語也楊用脩遂劇罵新書以遠出舊唐下余不敏未敢謂然新書雖耽尚奇僻其氣法勁悍猶足成一家言夢律之史筆當行不無三舍耳舊唐敘事委縟間有足稱而猥俚之詞冗蘮之調旁午簡編果出新唐上否耶故余嘗謂史畏繁而繁若後漢可也舊唐不可也史貴簡而簡若三國可也新唐不可也三書者兩存之備考可也舉一而廢一不可也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宋遼金三史皆元脫脫修實歐陽玄輩筆也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二史雖敘述庸庸猶粗足省覽迺宋史則叢脞極矣蓋玄揔其事非一人所成故諸傳志中有極宂者有極猥者亦間有整比可備刪削者捴之李獻吉所謂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而宋其甚也本朝柯維麒宋史新編稍去蕪蔓而筆力痿弱無發明殆若節抄耳王長公謂宋史之繁寧爲遼史之簡余史繁簡在宋遼之間亦差爲彼善于此也

讀宋史李全傳

李全始末頗見周公謹襍說宋史全傳間采之至盈兩巨軸其繁猥野俚亾論史筆幾與市井小說宣和遺事水滸等傳埒亦可徵元世文運否極也全起羣盗包藏禍心蹂躪淮泗青齊間幾二十載金宋元三國五遭其患非新塘支解禍亂未已金謂之紅襖賊全至死尚衣緋袍全傳盧鼓槌即金將紇石烈牙吾塔以好用鼓槌擊人故又綉旗女將楊用修以配錦繖夫人者劉制使女也張惠號賽張飛後降全復歸金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峰之濆步持大槍奮鬪死之三人皆僻而不易考聊并識此

讀通鑑綱目 三則

綱目之繼統春秋也聖人復起斯言弗易矣迺至正閏之間名義之際槩之始終時有一二未甚懸合者今人窺見一班便執爲奇貨毛舉全出以難紫陽而不知皆紫陽胸臆之餘剩也右今宇宙事變萬殊誅意原情勸戒百出即如後人之說一隅得矣反之三隅則其變態異同當益甚焉故紫陽寧徧徇其長而不暇盡圖其介要之足以寄褒誅存筆削而已若夫一人之力而上下千秋數禩之工而整齊百代耳目漏遺編摩謁舛當必有之第平心易氣各尊所聞即紫陽復生無嫌諒直而猥以螢爝微明橫生詆訕人雖自絕日月何傷於乎春秋而後歷世史書第存紀述素王遺業永廢人間獨是編體大思公詞嚴義正真足繼往聖開羣蒙何不知量者之比比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

莽大夫揚雄死紫陽特筆也其意則偏惡子雲其義則責備賢者也後人求之而過有謂因貶見褒者而紫陽之序反騷胡笳皆深斥子雲貶而褒非其旨也有謂罪之使弗與于道者而雄之于道醇疵之間有亾之際非若曾孟之繼體宣尼也且罪雄而荀董王韓輩又胡可以一一罪也夫紫陽之有功聖門過周程邵張遠而皆極口推轂之非護前者也雄身爲漢臣莽篡而不死可也而猶仕何也紫陽特而筆之假雄以明春秋之義也而非雄則紫陽固未暇筆也總之責備賢者也求之而過者皆非也

又

盧格荷亭辯論難紫陽以不死書狄梁國也是徒知文公之有綱目而弗知其有語類也語類明言書梁國死矣而竟弗果也其潛授五龍挾日虞淵也非周旋孽后而得其聽從弗能也故梁公之仕爲唐也匪爲周也其死死唐也匪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也夫責賢者備春秋也爲賢者諱亦春秋也然則胡以弗責梁國而諱子雲也子雲昧大義而梁國振大艱其迹同其心異也於乎文公之諄諄於語類也亦旣慮夫瑫井之夫必呶呶于一得矣而卒弗果也則吾所謂不得已而徇其長者也夫彼所目詡國能皆邯鄲之餘步也觀語類可以愧死矣

讀通鑑胡氏注

自裴松之三國注成史學中無可繼者獨胡三

省之注通鑑宏蒐博引備錄諸說而斟酌事勢懸斷是非皆昭昭目睫于千載之上俾溫公未發之旨開卷瞭然眞司馬之忠臣涑水之素相也當溫公之成通鑑自謂得劉道原范祖禹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三省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

讀世史正綱 二則

通鑑之後有朱氏之綱目綱目之後有丘氏之正綱三書皆宇宙不可缺者而綱目之異于通

鑑正綱之異于綱目皆所以究于同而不足爲
異也

又

西京而後史之所謂褒貶者綽如矣司馬氏之
纂通鑑也體主編年意資治理所先務非褒貶
也紫陽始折以春秋裁以大義華衮鈇鉞隻字
凛然矣而其創于嚴也慮世以爲刻也故法有
所不必盡行而意有所不必盡究也蓋丘氏之
正綱由而克類盡義無餘憾矣亂臣賊子 明
以後其少瘳乎

少室山房類藳卷之百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讀莊
讀山海經　讀墨
讀呂覽　讀戰國諸子
讀世說新語　讀蜀志譙周傳
讀吳志魯肅傳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讀空同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讀莊
讀山海經　讀墨
讀呂覽　讀戰國諸子
讀世說新語　讀蜀志譙周傳
讀吳志魯肅傳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讀空同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瀔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倉騰訂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春秋戰國之書亾于秦漢而出于晉之汲冢而傳于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

合乎山海經廼吾所謂合云者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昔即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瀋誕恠誣蓋不可勝道也以一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為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纂聖賢之心迹覈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恠霄壞也錄之以資閎洽亾寧愈于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為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為好奇也

讀莊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嶇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掊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

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尼爲陽擠陰助則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箠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于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卽舉世莫宗倏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巳而又奚厄于仲尼者而奚取于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呵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其唇脗蓋文固弗予處考其實則尤甚矣眞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後之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驪施騁姿揮之一唉而巳籍以爲陽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幷旣其實其爲禍也必不尠矣

讀山海經

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
名山大川遐方絶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
禽詭獸鬼蜮之狀尤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
乃禹貢則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
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
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
用意一根于惟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
皆魑魅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
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于
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
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
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
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
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覈其自于穆滿之文
者尤未有發其自于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

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殫精
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
爲余絶倒于九京也哉

讀墨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詆譏帝王聖
喆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
也特其學偏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踳駁
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蔑之然而未敢有目
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
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
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一以指摘仲尼爲
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耳周之
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
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
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
置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竝
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倣肆言以震振一世
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